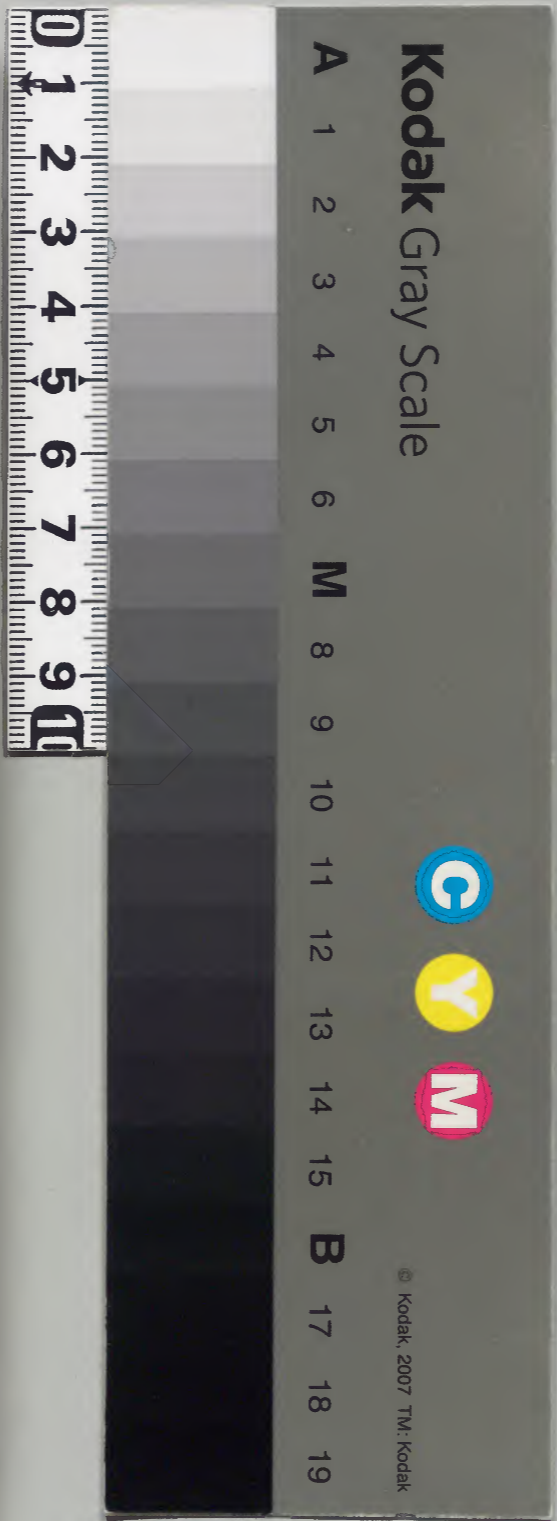


貝治通鑑綱目

正編
三十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37	
冊數	107 (49)		
函號	別	6	1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三十一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起乙酉梁武帝天監四年魏宣武帝正始二年盡乙巳梁武帝普通六年魏孝明帝孝昌元年
考異 據提要分注梁武帝並作梁高祖魏宣武帝作魏世宗孝明帝作肅宗

凡二十一年

乙酉 梁天監四年 春正月梁置五經博士立州郡

學

學

梁主雅好儒術。以東晉宋齊雖置國學而無講授之實。乃下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習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同樹，抑此之由。其置五經博士，廣開館宇，招內後進，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者，即除為吏。又選學生往雲門山，從何胤受業。命胤選經明行脩者以聞，分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學。

集覽

餼廩，牛羊豕為牲。熟曰饗，腥曰

餼。生曰牽廩，給芻米也。射策，顏師古曰：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列置案上，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也。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而觀其文辭，以定高下。雲門山在會稽南二十里，昔王子敬居此，有五色祥雲，詔

建寺號

曰雲門

質實

一統志云：雲門山在紹興府城南三十里。晉王獻之居此，舊有

子敬山亭，永禪師臨書閣，久廢。元白雲有自靈峰入雲門記。何胤，廬江人，尚之之子。

書法

自晉之篇書，魏置博士，歷宋齊未有書者。至是復書，嘉尊經也。梁政於是

益有可書者，終綱目書置經博士三。詳漢武帝建元五年舍是無書者矣。

梁漢中太守夏侯道遷以郡叛降于魏，魏遣將

軍州蠻入漢中，遂取梁州。

初，梁夏侯道遷從裴叔業鎮壽陽，與叔業有隙。單騎奔魏，魏王肅使守合肥。肅卒，道遷奔

梁、梁以為漢中太守復叛降魏，魏以邢巒為鎮西將軍，將兵赴之。巒至漢中，所向摧破。魏以巒為梁、秦二州刺史，楊集起集義，聞魏克漢中而懼，帥羣氏叛之。巒擊破之，梁遣將軍孔陵等拒魏，邢巒遣統軍王足擊破之，遂入劔閣。陵等退保梓潼，足又進擊破之。梁州十四郡地，東西七百里，**質實**。裴叔業聞喜人壽，南北千里，皆入于魏。**質實**。陽郡名，注見齊主寶卷。永元二年，合肥縣名，注見漢靈帝中平五年。**漢中**郡名，注見周赧王四年。**邢巒**，河間鄭人，祐之從孫。**梁州**，注見周赧王四年。**秦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劔閣**，注見漢後主炎興元年。**梓潼**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八年。

夏四月，梁益州刺史蕭淵藻殺前刺史鄧元起，州民作亂，淵藻討平之。

初，益州刺史當陽侯鄧元起乞歸，詔以西昌侯淵藻代之。元起營還裝糧，儲器械，取之無遺。淵藻恨之，又求其良馬，不得，遂因醉殺之，而誣以反。梁主疑焉。元起故吏羅研詣闕訟之。梁主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讓淵藻曰：「元起為汝報讎，汝為讎報讎，忠孝之道如何？」貶號為冠軍將軍，贈元起征西將軍，諡曰忠侯。李延壽曰：「元起勤乃胥附，功惟闢土，勞之不圖，禍機先陷，冠軍之貶於罰已輕。梁之政刑於斯為失，年之不永，不亦宜乎？」○益州民焦僧



淵藻亦有
將才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一

魏宣武帝正始二年

三

護作亂蕭淵藻年未弱冠議自擊之或陳不可淵藻斬之乃乘肩輿巡行賊壘賊弓亂射矢下如雨從者舉楯禦矢淵藻命去質實之由是民心大安擊僧護等皆平之質實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當陽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鄧元起南郡當陽人一統志云西昌東漢縣名本漢廬陵縣治所隋改安豐縣開皇間又以東昌縣省入改為太和縣屬吉州唐置南平州尋廢仍以縣屬吉州宋因之元陞為州本朝復為縣改太曰泰屬吉安府

發明

淵藻殺前刺史。蓋正其尊殺之誅。而梁主僅貶其號。故綱目亦削而不書。

然則梁主寬縱之失。不待見之晚年。蓋於其精明之初已見之矣。宜乎子弟之交亂也。

學

六月梁初立孔子廟。

質實

孔子廟注見周太祖廣順二年

書法

初立何記始也。宋嘗修魯孔子廟矣。於是淮南皆為魏境。孔廟隔絕。梁主

始創立之。可謂知所尊矣。書曰初立深嘉之也。終綱目書孔子廟三。詳晉孝武帝太元十七年舍。是無書者矣。

發明

立孔子廟是也。然書初立則見前此未嘗立也。江左累朝崇尚如此。其有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一

梁武帝天監四年

四

正編

愧於拓跋氏多矣

○秋七月魏統軍王足攻涪城八月大敗梁軍

殺其將魯方達等三十九人

考異 攻下漏梁字

梁將軍王景胤等與魏王足戰屢敗七月足進逼涪城八月秦州刺史魯方達等十五將戰敗皆死景胤等二十四將又敗亦死

質實 涪城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二年

書法 綱目書殺將未有多於此者矣故特書若干人

魏有芝生於太極殿

自是才三年高肇弑于后立高后胡充華生子未十年宣武殂胡后亂朝魏從此不振矣崔光以為亡國之象豈不信哉

侍中崔光上表曰氣蒸成菌生於墟落濕穢之地不當生於殿堂高華之處今忽有之誠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皆以為敗亡之象故太戊中宗懼災脩德殷道以昌所謂家利而怪先國興而妖豫者也今西南二方兵革未息郊甸之內大旱踰時民勞物悴莫此之甚承天育民者所宜矜恤願陛下側躬聳意惟新聖道節夜飲之樂養方富之年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嶽矣於是魏主好宴樂故光言及之

集覽 野木

生朝殷帝太戊時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太戊懼而脩德祥桑枯死而去殷道復興故稱中宗孔安國曰祥妖怪也二木合生不恭之罰也野鳥入廟殷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

雉登鼎耳而雉武丁懼而脩德殷道復興後武丁崩立其廟曰高宗孔安國曰雉升鼎耳而雉耳不聰之異也

質實

崔光清河郟人

書法

書芝再矣漢武帝元朔二年安帝元初六年皆譏也此其書何著直臣也

發明

芝草也不生於田野而生於殿堂殆與桑穀等爾魏自孝文以後政治日衰今又有此妖物其主猶不知寤可乎書非美之蓋紀異也

冬十月梁遣臨川王宏僕射柳惔帥師伐魏次

于洛口

質實

臨川郡名注見晉安帝隆安二年柳惔河東解人世隆之子洛口注

見漢高后三年

書法

魏加梁書伐此其亦書伐何魏納叛人也至殺梁將三十九則斯師也不為無名矣於是特書伐伐而次譏也蕭宏怯懦甚矣故後書逃歸自是梁城歸魏始

叛書

武興氏王楊紹先叛魏

楊集起集義立楊紹先為帝魏遣楊椿討之

質實

武興郡名注見宋文帝元嘉十

魏宣武帝正始二年

九年楊椿
華陰人

十一月魏王足奔梁

足圍涪城蜀人震恐益州城戍降者什二三民自上名籍者五萬餘戶邢巒表於魏主曰建康成都相去萬里陸行既絕而水軍非周年不達一可圖也頃經劉季連鄧元起之亂資儲空竭吏民無復固守之志二可圖也淵藻羣屐少年未洽治務宿昔名將多見囚戮所任皆左右少年三可圖也蜀之所恃唯在劔閣今已奪其險方軌無礙四可圖也淵藻是衍至親必無死理若克涪城必將逃走蜀卒驚怖弓矢寡弱五可圖也今若不取後圖

邢巒兩疏
利害甚明
宣武不能
從魏業衰
矣

便難矣益州殷實戶口十萬比之壽春義陽其利三倍若欲進取時不可失不從巒又表曰昔鄧艾鐘會帥十八萬眾傾中國資儲僅能平蜀所以然者鬪實力也况臣才非古人何宜以二萬之眾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得要險士民慕義任力而行理有可克耳臣誠知戰伐危事未易可為自度劔閣以來鬢髮中白故欲先取涪城以漸而進若得涪城則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彼外無援軍孤城自守何能復持久哉臣今欲使軍軍相次聲勢連接先為萬全之計然後圖攻得之則大利不得則自全又巴西南鄭相距千里昔以統縮勢難曾立巴州以鎮夷獠梁州籍利因而表罷彼土民望嚴蒲何楊豪右甚

梁武帝天監四年

多文學風流亦為不少但以去州既遠不獲仕進是以鬱快多生異圖比道遷建義之始嚴玄思自號巴州刺史克城以來仍使行事巴西廣袤千里戶餘四萬若於彼立州鎮攝華獠大帖民情從墊江已還不勞征伐自為國有魏主亦不從先是魏主以王足行益州刺史既而更以羊祉代之足聞之不悅輒引兵還遂不能定蜀久之奔梁

集覽

統

勢難謂相距千里其勢力難以統攝而縮繫之嚴蒲何楊四姓皆彼土之民有聞望者比道遷比近也梁漢中太守夏侯道遷近來以郡降魏華獠華謂中華也西南夷謂之獠

正誤

裴履少年集覽無註○今按裴裳也履猶履也言服飾之美猶言衣冠子弟也

質實

壽春縣名注見秦王政六年義陽縣名注見太清二年巴西郡名注見漢獻帝

建安十九年南鄭縣名注見周安王十五年一統志云巴州後魏所置即古之巴國地秦為宕渠縣漢屬巴郡梁吹縣曰梁廣及置歸化郡後周又改縣曰化城隋初郡廢後改州為清化郡唐復為巴州宋元仍舊本朝初改州為縣以化城縣省入改屬保寧府墊江漢之縣名屬巴郡劉宋廢之後魏復置屬容山郡後周改魏安縣隋初廢郡復為墊江縣屬渠州唐屬忠州宋省桂溪縣入焉元併入鄆都縣後復置本朝因之改屬重慶府

巴西叛魏降梁



邢巒在梁州接豪右以禮撫小民以惠州人
悅之使軍主李仲遷守巴西仲遷溺於酒色
費散兵儲城人
斬之以城降梁

梁大有年

質實

天有年注見唐
太宗貞觀四年

米斛三
十錢

書法

自漢明帝書大有年永平九年於是
再見皆盛時也終綱目書大有年四

永平九年是年唐太宗貞觀四年玄宗開
元十三年書有年二後唐丁亥年巳丑年
書大熟一大稔四麥
稔一詳永平九年

發明

綱目自漢顯宗永平九年書大有年
之後至符堅寇晉之前一年嘗書秦
大熟迨今又幾閱歲矣僅有是年之書矣
自永平至此上下四百四十年間凡兩書
大有一書大熟則他歲之歉為可知是時
梁武初政清明息兵省役故其效若此綱
目據事書之蓋欲使後人留意民事萬一
不幸當壤地瓜分之世母徒以偏方自沮
則亦庶乎其可也
此書法之意也

丙梁

天監五年
魏正始三年

春正月魏邢巒討武興氏滅之

置東益州

考證

此誤書討
當作擊

魏宣武帝正始三年

楊集義圍魏關城，邢巒使傅豎眼討之，克武
興，執楊紹先，送洛陽，集起集義亡走，遂滅其
國，以為質實洛陽縣名，注見周顯王三年東
東益州質實益州，注見漢後主建興七年沔
陽

魏秦涇二州亂

魏秦州屠各王法智聚眾二千，推呂苟兒為
主，涇州民陳瞻亦聚眾稱王，魏遣將軍元麗
討之，質實秦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天水
涇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安定

二月魏求直言

侍御史陽固上表曰：當今之務，宜親宗室，勤
庶政，貴農桑，賤工賈，絕談虛窮微之論，簡桑
門無用之費，以救飢寒之苦。時魏主委任高
肇，疎薄宗室，好桑門之法，不親政事，故固言
及之。質實桑門，僧名，注見漢
明帝永平八年

三月朔日食 ○魏豫州刺史陳伯之叛復歸梁

臨川王宏為書遺陳伯之曰：尋君去就之際，
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沈
迷猖廢，以至於此。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
將軍松栢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
在，而將軍魚遊於沸鼎之中，鷲巢於飛幕之
上，不亦惑乎？想早勵良圖，自求多福，伯之遂

正編 梁武帝天監五年

自壽陽梁城擁眾降梁梁以〔集覽〕吞舟是漏

為通直散騎常侍久之而卒疏也漢刑法志漢興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

魚〔松栢不翦〕謂伯之之祖墓松栢無人翦伐

也莊子闔胡嘗視其良既為松栢之實矣注

良音浪冢也楚辭班婕妤自悼賦願歸骨於

山足兮依松栢之餘休注山足陵下休廕也

〔梁城〕縣屬河南括地志云故城在今汝州梁

縣西十五里〔質實〕豫州注見秦王政六年壽春流

言注見漢元帝永光元年一統

志云〔梁城〕在徐州碭山縣東二

十里秦為碭郡漢改梁國今廢

〔書法〕書復歸梁可矣書叛何譏也何譏伯

之於是反覆甚矣故常珍奇反覆則

歸書叛宋丁未年陳伯之反覆則歸書叛

是年趙匡贊侯益反覆則歸書叛五代戊

申年必若孟達然後可以

夏四月魏罷鹽池之禁

除

初魏御史中尉甄琛言周禮山林川澤有虞

衡之官為之厲禁蓋取之以時不使戕賊而

已雖置有司實為民守之也夫一家之長必

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為人

父母而吝其醢醢富有羣生而權其一物者

也今縣官鄣護河東鹽池而收其利是專奉

口腹而不及四體也天子富有四海何患於

貧乞施鹽禁與民共之錄尚書事總尚書巒

奏曰、琛之所陳、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古之善治民者、必污隆隨時、豐儉稱事、役養消息、以成其性命、是故聖人斂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皆非為身、所謂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也、今鹽池之禁、為日已久、積而散之、以濟軍國、非專為供大官之膳羞、結後宮之服玩也、然自禁鹽以來、有司多慢、出納之間、或不

如法、是使細民嗟怨、負販輕議、此乃用之者無方、非作之者有失也、竊謂宜如舊式、魏主卒從

集覽 虞衡之官為之厲禁、禮地官有山琛議 虞澤虞林衡川衡各以山林川澤

之大小、中小三等置人、有多寡、掌山林川澤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注虞度也、度知

山澤之大小及所生者、衡平也、平其林川之大小、及所生者、物為之厲、每物有藩界也、為之守禁、為守者設禁令也、守者謂其地之民占伐林木者也、鄭司農云、厲、遮列守之

實 甄琛無極人疑之子、河東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一統志云、鹽池有三、一在平陽府城西南、三百四十里、解州一在慶陽府城北、五百里、一在寧夏衛城北、四百里、**總**謂

彭城王勰 **巒**謂邢巒

是後魏弱於梁

魏遣中山王英督諸軍以拒梁師、五月梁取宿

預梁城小峴合肥等城

魏以中山王英為征南將軍，都督揚徐諸軍事，帥眾十餘萬，以拒梁軍。所至以便宜從事。梁江州刺史王茂取河南城，魏遣將軍楊大眼擊敗之，追至漢水。攻拔五城，五月，梁右衛率張惠紹拔宿預，北徐州刺史昌義之拔梁城，豫州刺史韋叡攻小峴，未拔，出行圍柵，魏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者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耳。」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足以固守，今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苟能挫之，其城自拔，眾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韋叡法不可犯也，遂進擊之，士皆殊死戰，魏兵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拔，遂至合肥。先是，司馬胡略等攻合肥，久未下，叡夜堰肥水，舟

韋叡勇而有守

兵

艦繼至，攻魏小城，魏將楊靈胤帥眾五萬奄至，眾懼，請奏益兵。叡笑曰：「賊至城下，益兵何及？且吾益兵，彼亦益兵，兵貴用奇，豈在眾也。」遂擊破之。叡使軍主王懷靜築城以守堰，魏攻拔之，乘勝至堤下，兵勢甚盛，諸將欲還，叡怒，命取繳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魏人來鑿堤，叡親與之爭，魏兵却，因築壘於堤，以自固。起鬪，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城中人皆哭，守將杜元倫中弩死，城遂潰，俘斬萬餘級。叡體素羸，未嘗跨馬，每戰常乘板輿，督厲將士，勇氣無敵，晝接賓旅，夜算軍書。張燈達曙，撫其眾，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館宇藩牆，皆應準繩。進至東陵，有詔班師，諸將以城近，恐其追躡，叡悉遣輜重

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於是遷豫州治合肥。廬江太守裴邃克魏羊石。霍丘城六月，青冀刺史桓和克朐山固城。張惠紹進趣彭城。魏奚康生擊之，惠紹兵不利。

集覽

攻拔索隱曰：范曄云：得其城為拔。右衛率率所類反。又朔

律反，梁置左右衛，率各一人，凡正至太子朝宮，臣率其屬儀仗為左右廂之周衛。繖扇麾幢，繖蓋也，扇便面也，麾旌旗也。

質實

中山郡名，注見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揚徐二州名。揚，注見秦王政六年。壽春，徐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江州注見晉明帝太寧三年。尋陽，王茂太原人。河南注見宋主昱元徽元年。漢水注見

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漢沔宿預縣名，注見唐昭宗景福三年。泗州，北徐州注見宋孝武大明五年。昌義之，烏江人。韋叡，京兆杜陵人。小峴山名，注見齊主寶卷永元二年。節，注見唐德宗興元元年。節，肥水注見齊主寶卷永元二年。肥口，東陵疑是地名，未詳處所。輜重車名，注見周顯王三十六年。殿後，桂苑曰：殿軍後也。戰敗而還，以後為功。論語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左傳曰：黃夷前驅，孔嬰齊殿，疑與先鋒同起于周制也。豫州注見漢景帝五年。廬江，廬江郡名，注同。上年裴邃，河東人。徙居壽陽。羊石疑是地名，未詳處所。一統志云：霍丘，本周霍叔封邑名。春秋為蓼國地。漢為安豐、松滋二縣地。晉屬安豐郡。後置霍丘城。

梁置安豐郡於此東魏廢隋置霍丘縣唐宋仍舊本朝因之屬鳳陽府青冀二州名注見秦二世二年郟固城未詳處所彭城郡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奚康生河南人

魏以邢巒都督東討軍事○魏驃騎大將軍馮

翊公源懷卒質實馮翊郡名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同州

懷性寬簡常曰為貴人當舉綱維何必事事詳細譬如為屋外望高顯楹棟平正基壁完牢足矣斧斤不平斲削不密非屋之病也卒謚曰忠

秋七月魏討秦涇二州平之

呂苟兒帥眾十餘萬圍逼秦州元麗擊破降之太僕卿楊椿別討陳瞻瞻據險拒守諸將或請伏兵山蹊斷其出入待糧盡而攻之或欲斬木焚山然後進討椿曰皆非計也自官軍之至所向輒克賊所以深竄正避死耳今約勒諸軍勿更侵掠賊必謂我見險不前待其無備然後奮擊可一舉平也乃至屯不進賊果出抄掠椿復以馬畜餌之久之陰簡精卒銜枚夜襲斬質實銜枚注見秦二世二年

九月魏邢巒擊梁師敗之復取宿預梁蕭宏逃



歸

書法

凡逃譏也唯伐書逃為甚故削其爵而斥蕭宏據前書臨川王宏

發明

去冬書遣宏伐魏次于洛口已見其畏懦不進矣梁主無名興師又以所愛子弟督之將略非長喪師辱國甚至棄軍而逃又不能即正其誅故綱目於此既削去其臨川王而復以逃歸書之逃者匹夫之事以三軍之元帥而逃賤之甚也噫

○冬十月魏徵邢巒還遣齊王蕭寶寅與元英

圍鍾離

魏發定冀瀛相并肆六州十萬人以益南行之兵梁主遣將軍角念屯蒙山蕭及屯固城桓和屯孤山魏都督邢巒遣軍攻皆走之又敗梁將軍藍懷恭于睢口進圍宿豫斬懷恭張惠紹蕭昞棄宿預淮陽遁還臨川王宏以梁主弟將兵軍容甚盛北人以為百餘年來所未有也次洛口前軍克梁城諸將欲乘勝深入宏性懦怯部分乖方魏詔邢巒與中山王英合攻梁城宏懼召諸將議旋師呂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宏曰然柳惔曰大眾所臨何城不服何謂難乎裴邃曰是行也固敵是求何難之避焉仙理曰王安得亡國之言天子掃境內以屬王有前死一尺無卻生一寸昌義之怒鬚髮盡磔曰呂僧珍可斬也

百萬之師。出未逢敵。望風遽退。何面目見聖主乎。朱僧勇胡幸生拔劍曰。欲退自退。下官當前向取死。議者出。僧珍曰。殿下昨來風動。意不在軍。深恐大致沮喪。故欲全師而返耳。宏停軍不前。魏人遺以巾幘。且歌之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虎。虎謂敵也。僧珍欲遣裴邃取壽陽。宏不聽。令軍中曰。前行者斬。於是將士人懷憤怒。魏奚康生馳謂中山王英曰。梁人自克梁城。久不進軍。必畏我也。王若進據洛水。彼自奔敗。英曰。蕭臨川雖驥。韋裴之屬。未可輕也。宜觀形勢。勿與交鋒。張惠紹號令嚴明。所至獨克。軍于下邳。下邳人多欲降者。惠紹諭之曰。我若得城。諸卿皆是國人。若不能克。徒使諸卿失鄉里。非朝廷

弔民之意也。今且安堵復業。勿妄自辛苦。降人咸悅。會夜暴風雨。軍中驚。臨川王宏與數騎逃去。將士皆散歸。棄甲投戈。填滿水陸。死者近五萬人。宏乘小船濟江。夜至白石壘。叩門求入。臨汝侯淵猷登城謂曰。百萬之師。一朝烏散。國之存亡。未可知也。恐姦人乘間爲變。城不可夜開。諸軍聞宏逃歸。亦皆引退。魏主詔英乘勝平蕩東南。魏人逐北至馬頭。攻拔之。城中糧儲悉遷之北。議者曰。魏不復南向矣。梁主曰。此欲進兵爲詐計耳。乃命脩鐘離城。敕昌義之爲戰守之備。十月。英進圍鐘離。魏主詔邢巒引兵會之。巒上表曰。南軍雖野戰非敵。而城守有餘。今盡銳攻鐘離。得之則所利無幾。不得則虧損甚大。且介在淮外。

借使束手歸順，猶恐無糧難守，况殺士卒以攻之乎？又士卒疲弊死傷，懼無可用之力，謂宜脩復舊戍，撫循諸州，以俟後舉，不聽。巒又表曰：若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出其不備，或未可知。若止欲以八十日糧，取鐘離城者，臣未之前聞也。鐘離天險，必無克狀。臣寧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也。魏主乃以將軍蕭寶寅代巒，侍中盧昶素惡巒，與侍中元暉共譖之，使中尉崔亮彈巒。巒以漢中所得美女賂暉，暉言於魏主曰：巒新有大功，不當以赦前小事案之，遂不問。暉昶恃寵貪縱，時人謂之餓虎將軍。飢鷹侍中，暉尋遷吏部尚書，官有定價，選人謂之市曹。十一月，梁主詔將軍曹景宗都督諸軍二十萬救鐘離，敕

景宗頓道人洲，俟衆軍俱進。景宗固求先據邵陽洲尾，不許。景宗違詔而進，值風復還。上聞之曰：景宗不進，蓋天意若孤軍獨往，必致狼狽，今破賊必矣。**集覽** 鬚髮盡格反張也。開也。**質實** 定冀瀛相并肆六州。定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冀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瀛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相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并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肆注見晉孝武太元九年新興蒙山注見宋明帝泰始七年一統志云孤山有二處一在廬州府城東一百里巢湖中其山突然孤起一在徐州城西北九里傍近無峯巒因名未知孰是姑錄之以備考焉。睢水之口在鳳陽府宿州北二十里今名小河源

出河南夏邑縣白河東流至清河口入于淮
 淮陽古地名晉義熙中置淮陽郡後廢之故
 城在鳳陽府泗州故徐城東一百五十里呂
 僧珍廣陵人中綱婦人喪冠名注見漢後主
 建興十二年韋裴韋叡裴邃也下邳縣名注
 見秦二世二年白石壘即白下城注見宋明
 帝泰始元年臨汝漢之縣名屬豫章郡吳又
 分置西平縣晉改曰西豐梁分臨汝北境置
 定川縣隋省西豐定川入臨汝改曰臨川縣
 為撫州治唐宋元仍舊本朝因之為撫州
 府治所仍屬焉逐北注見周赧王三十一年
 馬頭山名在滁州來安縣北七十里俗傳有
 龍經過又石上有人馬足跡鐘離秦之縣名
 屬九江郡東漢為鐘離侯國晉復置鐘離縣

屬淮南郡隋於此置濠州唐以塗山縣省入
 宋元仍舊本朝初改置中立縣尋改為臨
 淮縣屬鳳陽府淮水注見漢後主延興二年
 廣陵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淮南蕭寶
 寅蘭陵人齊明帝第六子寶卷之母弟盧昶
 范陽人玄之玄孫元暉洛陽人崔亮東武城
 人琰之後曹景宗南陽新野人道人洲莫詳
 處所唯鳳陽府天長縣東三十五里有道人
 山未知是否邵陽洲在鳳陽府舊府城東北
 八十里淮水中魏元英圍鐘離梁命韋叡救
 之夜趨於此截洲為城狼
 狽注見漢獻帝初平三年

柔然庫者可汗死子佗汗可汗伏圖立

改元始平，請和于魏，不許。

魏以羊祉為梁州刺史，傅豎眼為益州刺史。

初，漢李勢之末，羣獠始出，北自漢中，南至邛笮，布滿山谷，勢亡，蜀人多東徙，山谷皆為獠所據，其近郡縣者頗輸租賦，遠者郡縣不能制，梁益歲伐獠以自潤，公私利之。及邢巒為梁州，獠近者皆安堵樂業，遠者不敢為寇，巒既罷去，祉及豎眼代之，祉性酷虐，不得物情，獠引梁兵為寇，祉擊破之。

集覽 漢李勢，漢謂豎眼施恩布信，大得獠和。蜀漢也，其先李特於晉惠時入蜀，自稱益州牧，子雄僭即帝位，國號後蜀。雄子期，期子壽，壽子勢，桓溫伐而降之，送詣建康。邛笮，注見漢武帝元光五年。

質實 傅豎眼，清河人。李勢之末，李勢巴西人，漢主特之子，事在晉穆帝永和三年。邛笮二郡名，邛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越雋笮，注同。上年沈黎、梁益二州名，梁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益，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

安堵，注見晉懷帝永嘉三年。

公私仰潤于獠邊情宜知

丁亥 天監六年 春三月，梁將軍曹景宗豫州刺史，史韋叡大敗魏師于鍾離。

魏中山王英與將軍楊大眼等眾數十萬攻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洲兩岸。

通鑑綱目卷三十一 梁武帝天監六年

正編

梁武御將
制勝較宋
齊為優

為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城中纔三千人
昌義之隨方抗禦魏人使其眾負土填塹嚴
騎感之人未及回以土迮之俄而塹滿衝車
所撞城土輒頽義之用泥補之衝車雖入而
不能壞魏人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
莫有退者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魏
人死者與城平二月魏主召英還英表稱必
克願少寬假於是梁主命韋叡救鍾離受曹
景宗節度叡自合肥由陰陵大澤行值澗谷
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兵盛多勸緩行叡曰
鍾離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
後而况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
旬日至邵陽梁主豫敕景宗曰韋叡卿之鄉
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梁主聞之曰

二將和師必濟矣乃進頓邵陽洲叡塹洲為
城去魏城百餘步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
足以賦功比曉而營立英大驚曰是何神也
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容甚盛魏人望之奪氣
城中知有外援勇氣百倍楊大眼勇冠軍中
將萬餘騎來戰所向皆靡叡結車為陳大眼
聚騎圍之叡以彊弩二千一時俱發殺傷甚
眾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明旦英自帥眾
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
合英乃退魏師復夜攻城飛矢雨集軍中驚
叡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梁主命景宗等豫
裝高艦與魏橋等為火攻之計叡攻其南景
宗攻其北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叡使馮道
根等乘艦擊魏洲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草

南朝不振
久矣藉此
大為吐氣

灌膏焚其橋。風怒火盛。煙塵晦冥。死士拔柵。斫橋。條忽俱盡。道根等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潰。英脫身走。大眼亦焚營去。諸壘土崩。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逐北至濊水上。英單騎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屍相枕籍。生擒五萬人。收其資糧器械。山積。義之德。景宗及叡。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羣帥爭先告捷。叡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詔增景宗叡爵邑。義之等受賞各。

集覽 鍾離服虔曰：州來西邑也。應劭有差。鍾離縣故城。在今濠州鍾離縣東五里。樹柵樹立也。編立木為城曰柵。迮之。迮音側。格反。

迫也。負戶而返。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走馬步地。走去聲。驅策而走之。以步量地之。遠近如意。注見晉穆帝升平三年。逐北。注見周赧王三十一年。濊水。在河南梁城縣東南。濊烏外於廢。二反。擲得雉。檮蒲戲有梟盧。雉犢塞五者為勝負之采。博頭有刻為梟形者。為最勝。盧次之。雉與犢又次之。塞為最下。韋叡擲得盧。本勝雉矣。乃故反其子而作塞。

正誤 走馬步地。今按走如字。

質實 陰陵縣名。注見漢高帝五年。一統志云：大澤在徐州豐縣北六里。馮道根。廣陵人。

書法

於是叡受景宗節度書。景宗可也。並書韋叡何嘉二將也。非景宗之能謙。

韋叡之能，讓不至是矣。並書二將，所以著師克之在和也。

夏六月，梁馮翊等七郡叛降魏。○秋八月，魏中

山王英、齊王蕭寶寅以罪除名。

有司奏英寶寅罪當誅，詔免死，除名為民。

魏以李崇為揚州刺史。

崇多事產業，長史辛琛屢諫不從，遂糾之。詔並不問。崇謂琛曰：長史後必為刺史，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琛曰：若萬一叨忝，得一方正長史，朝夕聞過，是所願也。崇有慙色。

進

冬十月，梁以徐勉為吏部尚書。

勉精力過人，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嘗與門人夜集，客求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可及公事。時人咸服其無私。

集覽

客求官，坐中之客謂虞高

也。求詹事五官之官。

質實

徐勉，東海鄉人。

書法

書勉何善其職也。梁世書以為吏部尚書者勉而已。

閏月，梁以臨川王宏為司徒，沈約為尚書令，袁

昂為僕射。

質實

沈約，武原人。袁昂，陽夏人。粲從弟。

書法 鍾離敗而元英有除名之罰洛口逃而蕭宏有司徒之除梁雖盛時其賞罰反不如衰季之魏矣書以譏之

發明 春秋屬辭比事之書綱目亦屬辭比事之書姑以蕭宏之事觀之始書遣宏帥師伐魏則見其身為主帥將大眾以伐國者也繼書蕭宏逃歸則見其喪師失律逃竄苟免者也今又書以宏為司徒則見其有罪不誅宜黜而賞者也夫以一蕭宏之事即其始焉之總師次焉之敗辱終焉之濫賞比而觀之不待予奪而義自明然則屬辭比事是固春秋之教也而亦綱目之教也故曰麟筆絕而後綱目作

○魏尚書令高肇弒其主之后于氏及其子昌

時高貴嬪有寵而妬高肇勢傾中外后暴疾殂人皆咎高氏然宮禁事秘莫能詳也后所生子昌尋卒侍御師王顯失於療治時人亦以為承高肇之意云

書法

漢成帝崩民間謹譁咸歸罪趙昭儀綱目書帝崩而已於是后暴疾殂所

生子昌亦尋卒人皆咎高氏史稱宮省事秘莫能詳也則其直書高肇何綱目有以斷斯獄矣漢成鄉晨欲起不能言而崩則誠疑似也固不得以疑似而加人罪若高肇之橫貴嬪之寵路人知之所謂莫能詳者蓋亦史臣之曲筆耳綱目不名其罪則

權姦真可以欺天下欺後世矣故曰綱目
脩而亂臣賊子懼然則司馬師廢其后不
書其主漢後主延熙十七年此書其主何
為子昌書也殺其君一后一子肇之罪為
何如哉

發明

不書弒后及其子而書弒其主之后
及其子何哉高肇為逆上累君也人
君擅一國之名寵不能庇其妻子至使其
臣潛行弒逆亦不能詰故特書其主以譏
之爾然考之分注及北史后傳皆不明其
事綱目何據而定其罪耶是時高嬪有寵
考之高氏傳言其悍忌嬪御有終身不蒙
接者在洛二十年皇子全育者惟明帝一

人夫其所以不能全育者諸實斃之况肇
勢傾中外后一旦無故暴殂人皆歸咎高
氏則為肇者亦復何說昔趙盾以亡不越
竟反不討賊而書弒今肇為用事大臣一
國之事皆出其手如使弒逆不出於肇則
必討賊而正其罪今既主名不立則其為
肇也明矣直筆書之所謂原
其情而定其實爾夫豈過哉

戊

梁

天監七年

春正月梁定官品

百官九品為十八
班班多者為貴

二月梁置州望郡宗鄉豪

梁官制

專掌 搜薦

梁以領軍蕭曷為雍州刺史

領軍掌中外兵要。宋孝建以來，制局用事，與領軍分兵權，領軍拱手而已。及吳平侯曷在職，峻切官曹，肅然制局，監皆近倖，頗不堪，以是不得久留中，出刺雍州。
質實 宋孝武帝年號一統志云吳平古地名東漢未置漢平縣于此屬豫章郡吳改曰吳平隋廢入宜春縣故城在臨江府新喻縣東一百里雍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

夏五月梁以安成王秀為荊州刺史

先是巴陵蠻為寇，久不能討，秀燔其林木，蠻失其險，州境無寇。
質實 安成郡名注見晉安帝元興元年荊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南郡巴陵郡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三年

秋七月魏立貴嬪高氏為后

高后既立，高肇益貴重，用事多變更，先朝舊制，削封秩，黜勳人，怨聲盈路，羣臣宗室皆甲下之。唯度支尚書元匡與抗衡，先造棺置聽事，欲輿棺詣闕論肇罪，自殺以諫。肇惡之，會匡與劉芳議權量，肇主芳議，匡表肇指鹿為馬，有司處匡死刑，詔貶其官。
質實 劉芳彭城人，指鹿為馬。注見秦二世三年

禦蠻法

士氣



發明 昔霍顯欲貴其女遂弑許后而立之今魏之于氏方殞高氏即正中宮之位其事正與霍氏如出一轍然則高肇弑后之罪愈益明矣

梁右衛將軍竟陵公曹景宗卒

質實

竟陵縣名注見新莽

地皇三年

謚曰壯

八月魏京兆王愉反信都魏遣尚書李平將兵

討之

李平定亂

魏主為京兆王愉納于后之妹為妃愉不愛愛妾李氏生子于后召李氏入宮捶之魏主復以愉驕縱不法杖之五十出為冀州刺史高肇又數譖之愉不勝忿詐稱高肇弑逆遂即帝位立李氏為后魏以尚書李平為都督討之平軍至經縣夜有蠻兵數千斫營矢及平帳平堅臥不動俄而自定

質實 信都注見秦二世二年經縣史記趙世家注經縣隸安平郡今安平改為縣屬深州

質實 京兆郡名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冀州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李平頓丘人崇從弟一統志云經縣本戰國趙之邑屬中山國秦置縣屬涿郡漢屬安平國晉屬博陵郡尋廢之元魏復置北齊省入安平縣故城在真定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一 魏宣武帝永平元年

府晉州城北 一百一十里

九月魏主殺其叔父彭城王勰

魏高后之立也。勰固諫不聽。高肇怨之。數譖勰於魏主。京兆王愉之反。遂誣勰北與愉通。南招蠻賊。魏主信之。召勰入。晏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別所。消息使左衛元珍引武士齎毒酒飲之。勰曰：吾無罪。願一見至尊。死無恨。珍曰：至尊何可復見。武士以刀環築之。勰大言曰：冤哉皇天。忠而見殺。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尸歸第。云王因醉而薨。謚曰武宣。在朝貴賤莫不喪氣。行路士女皆流涕。曰：高令公枉殺賢王。由是中外惡之益甚。

肇殺彭

質

實 彭城郡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禁中。注見宋孝武帝大明六年。

發明 人主據九五之尊。雖無所不臣。然天倫之屬。則不可泯。魏主失德。不能庇其妻子。高氏之立。勰執正議。肇遂誣而殺之。且肇不難於殺其君之叔父。况于后眇然深宮一婦人哉。乃知前日之弑。無可疑者。然則彭城死於高肇之手。綱目乃專目魏主。且以殺其叔父書之。何哉。生殺人君之大柄。利器不可以假人。魏主君臨一國。乃不能保其天屬之親。至使橫罹冤酷。則國君至是亦具位焉。爾澄源正本。首惡必有所歸。魏主亦何得而辭其責哉。書法如此。固非過也。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一 梁武帝天監七年 正編

魏李平克信都執元愉高肇陰殺之奏除平名

京兆王愉逆戰李平破之愉走入城平圍之愉不能守燒門突走平入信都追執愉以聞羣臣請誅愉魏主弗許高肇密使人殺之魏主將屠李氏崔光曰李氏方姓刑至剗胎乃桀紂所為酷而非法請俟產畢然後行刑從之李平捕愉餘黨千餘人將盡殺之參軍高顯曰此皆脇從前既許之原免矣宜為表陳平從之皆得免死肇子植為濟州刺史有功當封不受曰家荷重恩為國致效乃其常節何敢求賞肇及中尉王顯素惡平顯彈平在冀州隱截官口肇奏除平名初顯祖之世柔然萬餘戶降魏置之高平薄骨律二鎮及太

楊椿不輕徙戎其議不可不思

國勢

和之末叛走略盡唯千餘戶在太中大夫王通請徙置淮北以絕其叛詔楊椿徙之椿言先朝處之邊徼所以招附殊俗且別異華戎也今新附之戶甚眾若舊者見徙新者必不自安是驅之使叛也且此屬衣毛食肉樂冬便寒南土濕熱往必殲盡進失歸附之心退無藩衛之益置之中夏或生後患非良策也不從遂徙於濟州及愉作亂皆浮河赴愉所在鈔掠如

集覽

邊徼徼音叫境也晉灼曰

質

實刑至剗胎周書泰誓上剗剔孕婦註剗剔割剗也皇甫謐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

濟州注見晉帝奕太和元年高平顯祖獻文皇帝宏廟號顯祖太和孝文帝年號鈔掠注

見唐高祖武德二年楊椿華陰人

書法

權臣密殺人多矣綱目書其主名而已未有書陰殺之者書陰何譏主闇

也於是羣臣奏請誅愉魏主弗許則兄弟之愛也高肇陰使殺之而不之悟其昏甚矣人主之弟夫孰得而陰殺之書陰殺之所以深譏其闇也上書李平克信都下書奏除平名賞罰如此欲不亂得乎

發明

元愉既反則不為無罪然羣臣請誅愉而魏主弗許縱使其罪當死亦必

再請而後可今高肇乃擅使人密殺之則魏國為無君矣故綱目於此以高肇陰殺為文至於李平既克信都有功當賞肇乃反奏而除其名然則魏國至是可謂君不君而臣不臣矣觀綱目之所書驗刑賞之得失拓跋氏雖欲久有其國尚可得乎

魏郢州叛降于梁魏遣兵討之

魏郢州司馬彭珍等叛潛引梁兵趨義陽三關戍主以城降梁魏郢州刺史婁悅嬰城自守魏以中山王英將步騎出汝南救之

集覽

三關皆在信陽軍左傳定四年蔡侯

與吳子唐侯伐楚還塞大隧直轅冥阨注三者漢東之隘道也按所謂大隧即廣峴關直轅冥阨即武陽平靖也廣峴今名九里關在軍南百里武陽關在大寨領軍東南九十里

平靖關今名行者坡 **質實** 鄧州注見太清二

在軍南七十五里 年義陽張九韶曰

義陽軍有三關謂平靖武陽廣峴也一統志

云平靖關在汝寧府信陽州東南九十里武

峴關在德安府應山縣東北一百三十里廣

注見漢武建 武十九年

冬十月魏懸瓠叛降梁十二月魏復取之

魏懸瓠軍主白早生殺豫州刺史司馬悅求

援於梁司州刺史馬仙琕時梁安成王秀為

都督叅佐咸謂宜待臺報秀曰彼待我以自

存援之宜速待敕雖舊非所以應急也即遣

兵赴之仙琕遣副將齊苟兒助守懸瓠魏主

以邢巒行豫州事將兵擊早生巒曰早生非

有深謀大智正以司馬悅暴虐乘眾怒而作

亂民迫於凶威不得已而從之縱使梁兵入

城水路不通糧運不繼亦成禽耳早生得梁

之援必守而不走若臨以王師士民必翻然



乃趨

質實

懸瓠城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

襄王元年三川鮑口疑是地名未詳處所成景儁范陽人與之孫

魏敗梁師于義陽復取郢州

魏義陽太守辛祥與婁悅共守義陽梁將軍胡武城陶平虜攻之祥夜襲其營擒平虜斬武城由是州境獲全論功當賞婁悅耻功出其下間之於執政賞遂不行

高車敗柔然于蒲類海殺佗汗可汗其子豆羅

伏跋豆伐可汗醜奴立

集覽

高車西域國名注見晉孝武帝太元

十六年柔然北狄國名注同上十二年蒲類海注見漢光武建武十六年

收元建昌

巳梁天監八年
丑魏永平二年

春正月梁主祀南郊

宋齊舊儀祀天皆服袞冕至是用著作佐郎許懋說始服大裘又以齋日不樂詔輿駕始出鼓吹從而不作還宮如常儀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梁主命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懋建議曰舜柴岱宗是為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如管夷吾所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質民淳

是以解惑

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魏宣武帝永平二年

三

安得泥金簡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妄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皆由主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非盛德之事。不足為法也。上嘉納之。因推演懋議。

集覽 會稽山名。稱制旨以答請者。由是遂止。

西國山在會稽郡陽羨縣。舜柴岱宗是為巡狩。書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注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岱宗泰山也。為四嶽所宗。巡行之既。燔柴祭天以告。至鄭引孝經鉤命決。鄭玄引援也。鉤命決。孝經緯書篇名也。宋均注。考績柴燎。書舜典三載。考績。注三年有成。故以考功。燎柴祭天。以告成功也。爾雅祭天曰燔柴。馬氏云。祭時積

柴加牲其上。而燔之。梁甫。甫通作父。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緯書。注見齊武帝永明三年。管夷吾所說七十二君。注見漢光武建武三十年。燧人三皇已來。有天下者之號。鑽燧出火。教人火食。泥金簡玉。注見漢光武建武中元元。年皇簡金泥。結繩。易繫辭曰。上古結繩而治。朱氏附錄云。結繩。今溪洞諸蠻。猶有此俗。又有刻板為記者。鐫文告成。鐫刻也。刻石之文。皆經識所傳。

質實 袞冕。注見漢平帝元始五年。許懋。高陽人。允九世孫。會稽山名。注見秦始皇三十七年。一統志云。國山在常州府宜興縣西南五十里。本名離里山。有九峯相連。亦名陞山。相傳吳主皓時。山大石自立。皓遣司空董朝太常

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梁武帝天監八年

三

正編

魏宣武帝永平二年

周處封為南嶽改今名因刻石頌德碑形如鼓篆文周繞字多漫滅俗呼國碑封禪儀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泰山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封禪注同上年

書法 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梁主不許曷為不書略之也封禪非古也况會

稽乎

三關為南北朝分疆之要害

魏復取三關

魏中山王英至義陽將取三關先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待攻而破攻難不如攻易宜先攻東關又恐其并力於東乃使長史李華帥五統向西關以分其

兵將畧

兵勢自督諸軍向東關攻之六日而拔進取廣峴及西關梁將馬仙琕等皆棄城走梁主使韋叡救仙琕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怯叡曰為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英急追仙琕將復邵陽之耻聞叡至乃退

質實 安陸縣名注見新莽

書法 三關者何平靖武陽廣峴也皆在信陽界南北朝分疆之要害也

梁主遣使求成于魏魏主不肯

初魏主遣中書舍人董紹慰勞叛城白早生囚之送建康呂僧珍與之言愛其文義言於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一 梁武帝天監八年 正編

安民

梁主梁主遣謂紹曰。今聽卿還。令卿通兩家之好。彼此息民。豈不善也。因召見慰勞之。且曰。戰爭多年。民物塗炭。吾是以不恥先言。卿宜備申此意。夫立君以為民也。凡在民上。豈可不思此乎。紹還。魏言之。魏主不從。**質實**董紹。銅陽人。建康郡。二年。金陵塗炭。注見天監元年。

書法

求者何卑辭也。不肯者何恐辭也。於魏且謂曰。戰爭多年。民物塗炭。吾是以不恥先言。此仁人之言也。梁為民屈。而魏主不從。綱目書求書不肯。而皆斥書主梁魏之仁不仁分矣。是故紹本魏臣。書曰。梁主遣使嘉屈已也。綱目求成書不肯者一而已。

發明

梁魏交攻。固無曲直之分。今梁主求成。而魏不肯。則是梁有息民之意。而魏主佳兵不已者也。昔春秋書魯宣公及齊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則以齊魯心有所偏。而莒人。不肯。故爾。若夫梁主求成之事。其言止以戰爭殘民之故。欲以息兵為事。亦可謂兩國之利。無所偏繫者。而彼乃不從。故綱目特以魏主不肯書之。則曲直是非。瞭然見矣。

三月魏侵梁雍州梁州兵擊敗之

考異

提要無洲兵二

字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一

魏宣武帝永平二年

三

魏荊州刺史元志將兵七萬侵潺溝驅迫羣蠻羣蠻悉渡漢水降梁梁雍州刺史吳平侯曷納之綱紀皆以蠻累為邊患不如因此除之曷曰窮來歸我誅之不祥且魏人來侵吾得蠻以為屏蔽不亦善乎乃受其降命

集覽

潺溝潺仕山反蠻獠所居之地與雍州相近

質實

元志代人魏宗室河間公之孫

漢水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

秋九月魏詔太常卿劉芳造樂器

魏公孫崇造樂尺以十二黍為寸太常卿劉芳非之更以十黍為寸尚書令高肇等奏崇所造樂器度量皆與經傳不同詰其所以云依經文聲則不協請更令芳依禮造成從其善者詔從之

冬十一月魏主親講佛書作永明閣居寺

時魏主專尚釋氏不事經籍中書侍郎裴延雋上疏曰漢光武魏武帝雖在戎馬之間未嘗廢書先帝遷都行師手不釋卷良以學問多益不可暫輟故也陛下親講大覺塵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楷應物之所先伏願互覽兼存則內外俱周矣時佛教盛於洛陽沙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一

梁武帝天監八年

三

正編

門自西域來者三千餘人魏主別爲之立永明寺千餘間以處之處士馮亮有巧思魏主使擇嵩山形勝之地立閒居寺極巖壑土木之美由是遠近承風無不事佛比及延昌州郡共有一萬三千餘寺

質實

裴延儁聞喜人雙彪之孫沙門僧名注見漢明帝永

平八年處士注見周赧王元年嵩山注見唐中宗嗣聖十二年延昌宣武帝年號

書法

書親何異之也曷爲異之非所親而親也書講佛書始此終綱目書人主

講佛書二是年丙寅年梁武帝書內出經

一唐代宗永泰元年書求佛書一戊戌年

魏主頒大雲經不與焉唐中宗嗣

聖七年書作寺五詳宋庚戌年

發明

魏主不許梁人求成乃佞佛造寺夫佛以好生惡殺爲事豈樂於用兵不

息視民如禽獸者哉魏孝文興起文治嗣子不令乃從事於異端亦可謂弗念厥紹

者綱目於此特書魏主親講佛書講而曰親其溺意好尚蓋可知矣况又大作梵宇

以殘民蠹國乎

庚寅

梁天監九年

春正月梁以沈約爲光祿大夫

約文學高一時而貪冒榮利用事十餘年政之得失唯唯而已自以久居端揆有志台司

論者亦以爲宜而梁主不用

集覽

貪冒注見晉惠帝永康元年端揆僕射參總百

揆故曰端揆書舜典納于百揆蔡氏傳曰揆度也百揆者揆度庶政之官

梁作緣淮塘

北岸起石頭迄東冶南岸起後渚籬門迄三橋

質實

石頭城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

七年東冶亭名在應天府東八里晉太元中建謝安為揚州袁宏為東陽郡祖道於此籬

門在應天府西二里舊京邑南北兩岸籬門五十六所蓋郊門也

三月魏主之子詡生

考異

主之二字羨據提要書魏主之子恂生綱

目定本 削去

此元魏之禍胎天殆假胡克華以害故不能殺耶

詡母胡克華武始伯國珍之女也初入掖庭同列以故事祝之曰願生諸王公主勿生太子

子充華曰妾之志異於諸人奈何畏一身之死而使國家無嗣乎及有娠同列勸去之充

華不可私自誓曰若幸而生男次第當長男生身死所不憾也既而生詡

集覽

男

身死元魏故事凡立嗣子輒先殺其母故充華云然

質實

武始郡名注見秦王政三

年隴西掖庭注見漢武帝後元元年

書法

子生不書必關於國家之故而後書此其書何志胡后亂魏之始也然則

宋子劭生魏子恂生不書主此則曷為以魏主之子書詡竟弒者也胡氏之毒之也

學

梁主視學。

未必不曰。此我子也。我殺之何傷。綱目則曰。此魏主之子也。魏之所托以承宗廟。守社稷者也。故於其生也。書曰。魏主之子。所以正他日胡氏之為弒。而非自殺。已子之謂也。其旨深矣。終綱目書子生五。詳漢武帝元朔元年書主之子者一而已。

梁主幸國子學。親臨講肄。詔皇太子以下及王侯之子皆入學。

發明

是時梁主清明。猶未溺於寂滅之學。是以所尚如此。江左累朝。僅有此爾。

故特書之。

興

夏四月。梁制尚書令史初用士流。

舊制尚書五都令史。皆用寒流。至是詔曰。尚書五都。職參政要。總領衆局。方軌二丞。可革用士流。秉此羣目。於是劉顯、孔虔、孫蕭軌、王顯。並以才地兼美。首應其選。**集覽**五都。殿中都吏部都金部。都左右戶都中兵都。**質實**劉顯。沛郡相人。獻族子。

六月。梁宣城郡吏作亂。吳興太守蔡撝討平之。

宣城郡吏吳承伯。挾妖術。聚衆攻郡。殺太守。奄至吳興。吏民奔散。或勸太守蔡撝避之。撝不可。募勇敢。閉門拒守。承伯盡銳攻之。擄出戰。大破斬之。擄興宗之子也。**質實**宣城。

能

郡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三年吳興郡名注見宋明帝泰始二年蔡搏陳留考城人

冬十月魏中山王英卒○梁行大明曆

梁主卽位三年詔定新曆散騎侍郎祖暉奏其父冲之考古法爲正曆不可改至是行之

集覽

暉况遠反又古鄧反

質實

祖暉范陽道人

辛卯梁天監十年春正月魏元會始用新舞

魏劉芳等奏所造樂器二舞登歌鼓吹等已成乞集議用之詔舞可用新餘且仍舊

覽二舞隋書禮樂志有文舞武舞祖孝孫定樂更文舞曰治康武舞曰凱安舞者各六

十四人文舞左籥右翟武舞左干右戚登歌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

梁以張稷爲青冀刺史

僕射張稷自謂功大賞薄侍宴酒酣怨望形於辭色上曰卿兄殺郡守弟殺其君有何名稱稷曰臣乃無名稱至於陛下不爲無勳東昏暴虐義師伐之豈在臣而已上將其須曰張公可畏人乃以爲青冀刺史王珍國亦怨望罷梁秦刺史還酒後啓云臣近入梁山便哭上大驚曰卿若哭東昏則已晚若哭我我復未死因此疎退久之除都官尚書○是歲梁之境內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縣千二百十二是後州名浸多廢置離合不可勝記魏

朝亦

集覽

東昏暴虐東昏侯齊主寶卷也張稷引兵入殿斬之

質實

青

二州名注見秦二世二年鄭梁秦二州名梁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郡秦注見漢光武建

武元年天水郡梁山注見梁敬帝太平元年

魏汾州山胡反討平之

考異

討當作擊

質實

汾州注見周威

烈王二十三年河西

○三月梁胸山叛降魏夏五月梁遣兵圍胸山

冬十二月取之

琅邪民王萬壽殺太守劉晰據胸山召魏軍魏徐州刺史盧昶遣戍主傅文驥赴之張稷遣兵拒之不勝四月文驥遂據胸山梁遣馬仙琕圍之盧昶本儒生不習軍旅胸山糧樵俱竭傅文驥以城降十二月初引兵先遁諸軍皆潰會大雪軍士凍死墮手足者過半仙琕追擊大破之二百里間僵尸相屬免者什一二收其糧畜器械不可勝數唯蕭寶寅全軍而歸盧昶之在胸山也中尉游肇言於魏主曰胸山蕞爾僻在海濱卑濕難居於我非急於賊為利為利故必致死而爭之非急故不得已而戰以不得已之眾擊必死之師恐稽延歲月所費甚大假得胸山終難全守所謂無用之田也聞賊屢以宿預求易胸山持

無用之地。復舊有之疆。兵役時解。其利為大。魏主將從之。會昶敗。遷肇侍中。肇明根之子也。馬仙琕為將。能與士卒同勞逸。衣不過布帛。居無幃幕。衾屏飲食。與廝養最下者同。常潛入敵境。伺知壁壘村落險要處。故攻戰多捷。士卒亦樂為之用。

集覽

斬之列反

胸山蕞爾。胸山注見漢桓帝永興二年蕞爾注見宋文帝元嘉四年

質實

郟郟郡名

注見宋文帝元嘉七年村落注見晉高祖開運二年

魏以甄琛為河南尹

琛表曰。國家居代。患多盜竊。世祖廣置主司里宰。多置吏士。為其羽翼。始得禁止。遷都已

壬辰

天監十一年

春正月梁免老小質作。

洛城注見周烈王三年洛陽

靜後常踵焉

質實

代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雲中雜查注見漢順帝永和六年羽

林為游軍於諸坊巷司察盜賊於是洛城清

來四遠赴會五方雜沓寇盜公行里正職輕

任碎多是下才不能督察請少高其品選下

品中應遷者進而為之詔從之琛又奏以羽

免一人亡逃舉家質作民既窮窘姦宄益深

嘗有秣陵老人遮車駕曰陛下為法急於庶

之百姓有罪則案之如法其緣坐則老幼不

梁主敦睦九族優惜朝士有犯罪者屈法申

免一人亡逃舉家質作民既窮窘姦宄益深

嘗有秣陵老人遮車駕曰陛下為法急於庶

士氣

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魏宣武帝延昌元年

聖

民緩於權貴。非長久之道。誠能反是。天下幸甚。於是詔自今罪應質作。而老小者停送。

集覽

質作質物相贅也。繫其老幼而令役作。

質實

九族張九韶曰高祖曾祖

祖父已身子孫曾孫玄孫是謂之九族也。一說謂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亦通。秣陵郡名

注見漢獻帝
興平二年

魏以高肇為司徒清河王懌為司空

高肇自尚書令為司徒。自以去要任。怏怏形於言色。右丞高綽。博士封軌。素以方直自業。及肇為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肇。綽顧不見軌。乃遽歸。歎曰。吾平生自謂不失規矩

士氣

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清河王懌。有才學。聞肇。懲彭城之禍。因侍宴。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剪之幾盡。蕭王莽頭禿。籍渭陽之資。遂篡漢室。今君身曲。亦恐終成亂階。會大旱。肇擅錄囚徒。欲以收眾心。懌言於魏主曰。昔季氏旅於泰山。孔子疾之。誠以君臣之分。宜防微杜漸。不可瀆也。滅膳錄囚。乃陛下之事。今司徒行之。豈人臣之義乎。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禍亂之基。於此在矣。魏主笑而不應。遂詔尚書與羣司。鞠理獄訟。令飢民就食北方。
集覽懲彭城之禍。懲恣也。彭城王勰。魏宣武叔父也。永平元年被殺。
籍渭陽之資籍借助也。詩渭陽篇。我送舅氏。曰至渭陽。蓋以王莽高肇皆外戚。故云。季氏

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梁武帝天監十一年

聖

正編

旅於泰山注見漢光武建武三十年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質實

封軌渤海蓭人

冬十月魏立子詡為太子

魏自是始不殺太子之母以僕射郭祚領少師祚嘗從幸東宮懷黃瓠以奉太子時應詔左右趙桃弓深為魏主所信任祚私事之時人謂之桃弓僕射黃瓠少師

集覽

黃瓠部田反博

雅曰瓜屬

質實

郭祚太原晉陽人

興

十一月梁五禮成行之

初齊步兵較尉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禮樂世祖選學士十人脩五禮丹陽尹王儉總之儉卒祭酒何胤尚書令徐孝嗣將軍何佟之繼掌之經齊末兵火僅有在者梁初尚書以庶務權輿議欲省之詔曰禮壞樂缺宜以時修定於是僕射沈約等奏請五禮各置舊學士二人令舉學古一人自助其中疑者依石渠白虎故事請制旨斷決乃以右軍記室明山賓等分掌五禮佟之總其事佟之卒以鎮北諮議伏暉代之暉曼容之子也至是五禮成列上之合八千一百九條詔有司遵行

集覽

五禮周禮大宗伯五禮之目三十有

六吉禮十有二曰禋祀曰實柴曰禋燎曰血祭曰狸沉曰鬻辜曰肆獻曰饋食曰祠曰禴

曰嘗曰丞凶禮五日喪曰荒曰弔曰檜曰恤
賓禮八曰朝曰宗曰覲曰遇曰會曰同曰問
曰視軍禮五日大師曰大均曰大田曰大役
曰大封嘉禮六曰飲食曰昏冠曰賓射曰饗
燕曰服膳曰賀慶

質實

伏曼容平昌人丹陽郡名注見漢獻帝興

平二年金陵何佟之盧江潛人石渠白虎故
事石渠閣名事在漢宣帝甘露元年白虎觀

名事在漢章帝建初六年
明山賓平原高僧紹子

書法

漢曹褒禮成書曰奏所撰制度此其
曰五禮成何予之也自齊世祖選學

士脩五禮至是多年矣所歷者非一人矣
亦庶乎非苟作者與定於二年之中決於

一夫之手者異矣故書
禮書成凡書成久辭也

癸梁天監十二年春二月梁鬱洲叛降魏梁討

平之

鬱洲迫近魏境胸山之亂或陰與之通胸山
平心不自安而青冀刺史張稷不得志政令
寬弛僚吏頗多侵漁鬱洲民徐道角等夜襲
州城殺稷降魏魏遣兵赴之於是魏飢民餓
死者數萬游肇諫以為胸山濱海卑濕難居
鬱洲又在海中得之尤為無用其地於賊要
近去此閒遠以閒遠之兵攻要近之眾不可
敵也方今年飢民困惟宜安靜而復勞以軍

游肇之論
甚正

旅費以饋運。臣見其損。未見其益。魏主不從。遣兵未發。梁北兖州刺史康絢遣兵討平之。

質實 鬱洲縣名。注見晉安帝隆安五年。郁洲軍旅。注見中大通二年。北兖州。注見晉

武帝大明三年。康絢。藍田人。穆之孫。

閏月梁侍中沈約卒

梁主嘗與侍中建昌侯沈約各疏栗事。約少上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則羞死。梁主聞之怒。梁主有憾於張稷。從容與約語及之。約曰。已往之事。何足復論。梁主怒而起。約懼不覺及還。憑空頓於戶下。因病夢齊和帝以劍斷其舌。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

沈約固宜獲陰譴

事不由已出。梁主大怒。譴責數四。約益懼。遂卒。有司謚曰文。梁主曰。情懷不盡。曰隱。改謚

隱侯。各疏栗事。時豫州獻栗大徑寸半。帝

集覽 奇之。因問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不則羞死。約本傳作不讓。即羞死。約懼不覺

沈約恐懼而不覺。帝已起。猶坐如初。及還本。作及還。未至牀。憑空頓於戶下。憑空失所。依也。頓。僵仆也。未至牀而坐。空故頓於戶下。

正誤 此公護前。集覽無註。○今按護前者。自護其短。不欲人在已前也。

質實 建昌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三年海昏。

夏五月魏壽陽大水

司土者宜以崇為法

壽陽久雨大水入城廬舍皆沒魏揚州刺史李崇勒兵泊於城上城不沒者二板將佐勸崇棄城保北山崇曰淮南萬里繫于吾身一旦動足百姓瓦解吾豈以愛身而取愧於王尊哉但憐此士民無辜同死可結箴隨高人規自脫吾必與此城俱沒治中裴絢叛降于梁崇遣從弟神等討之絢敗走執之絢曰吾何面見李公乎乃投水死崇表以水災求解魏主不許崇沈深寬厚有方略得士心在壽春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來無不摧破鄰敵謂之臥虎梁主屢設反間以疑之而魏主素知其忠篤委信不疑

集覽 瓦解秦本紀土崩瓦解注言秦國敗壞若屋宇崩頽眾瓦解散也取愧於王尊漢成帝時王尊

為東郡太守河水泛浸瓠子金隄尊授沈白馬祀水神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尊立不動而水波稍迴求解引咎自責而求解刺史之任

質 楊州注見齊主

實 寶卷永元二年

天象 六月梁新作太廟○秋八月魏恒肆二州地震

山鳴

踰年不已民覆壓死傷甚眾

質實 恒州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肆州注見晉

太元九年新興

書法 於是踰年不已民覆壓死者甚衆則大變也魏大亂之徵見矣終綱目書

地震一百一有自九月至十一月者矣漢順帝漢安二年涼州未有久於此者也○

書山鳴
始此

發明 地主靜而震山宜安而鳴甚至踰年不已民覆壓死傷甚衆此魏氏亂亡

之兆也况他時爾朱氏覆國亦始於恒肆二州綱目安得不著其異而志之乎

魏以崔光為太子少傅

魏主幸東宮以崔光為太子少傅命太子拜之光辭不許太子南面再拜光北面立不敢

答唯西面拜謝而出魏太子尚幼每出入東宮左右乳母而已宮臣皆不之知詹事楊昱

上言乞自今召太子必降手敕令臣等翼從從之

甲梁天監十三年春二月梁主耕籍田

宋齊籍田皆用正月至是始用二月及致齋祀先農

集覽 籍田注見漢文帝二年祀先農漢舊儀曰先農即神農黃帝也祠以太

牢唐禮樂志韋叔夏等奏經無先農壇案禮王自為立社曰王社先儒以為在籍田也永

徽中猶曰籍田垂拱後乃為先農然則先農與社為神蓋祀后土也以勾龍氏配

魏東豫州亂討平之

魏東豫州刺史田益宗衰老與諸子孫聚斂無厭部內苦之咸言欲叛魏主聞之詔遣其子魯生赴闕久未至詔徙益宗為濟州刺史慮其不受代遣將軍李世哲帥眾襲之奄入廣陵魯生與其弟奔關南招引梁兵攻取光城以南諸戍世哲擊破之以益宗還拜光祿大夫

質實 東豫州注見漢平帝元興四年一統志云光城古邑名春秋時為絃國漢為西陽縣地屬江夏郡晉置光山縣劉宋改為光城縣尋置光城郡梁置光州隋改縣曰光山唐改郡為光州徙治定城縣宋改光山為期思縣尋復舊元屬光州 本朝因之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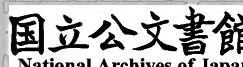
屬汝寧府

冬十一月魏遣司徒高肇督諸軍侵梁益州

魏王足之伐梁也梁主命寧州刺史李略禦之許事平用為益州足退梁主不用略怨望有異謀梁主殺之其兄子苗奔魏會校尉淳于誕亦自漢中入魏二人共說魏主以取蜀之策魏主信之以高肇為大都督將步騎十五萬攻益州游肇諫曰今頻年水旱不宜勞役蜀地險隘鎮戍無隙豈得承浮說而動大軍舉不慎始悔將何及不從

質實 州

注見漢武帝元狩元年滇



書法

書督諸軍矣其書
侵何魏無辭也

梁築淮堰

梁武為王
足所愚

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梁主
以為然使水工陳承伯將軍祖暉視地形咸
謂淮內沙土漂輕功不可就弗聽發徐揚民
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假康絢都督諸軍
并護堰作役人及戰士合二十萬南起
浮山北抵巉石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
一統志云浮山在鳳陽府盱眙縣西一百四
十里北臨淮水一名臨淮山山下有穴去水
丈淮水泛溢其穴即高水減其穴還低上有
靈巖寺名人多有題詠又有浮山在天長縣

質實

南巉石山名
未詳處所

魏以楊津為華州刺史

質實

楊津華陰人華州
注見唐玄宗開元

十一年

津椿之弟也先是官受調絹尺度特長吏緣
為姦百姓苦之津令悉依公尺其輸物尤善
者賜以杯酒劣者亦為受之但無酒
以示恥於是輸者競勸更勝於舊
為姦謂吏皆旁
緣以姦利也

集覽

吏緣

魏免其侍御史陽固官

賢

進

魏中尉王顯謂侍御史陽固曰吾作大府卿府庫充實何如固曰公收百官之祿四分之

一州郡賊贖悉輸京師以此充府未足為多且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可不戒哉顯不悅

因事奏質實且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免固官孟獻子之言詳見大學

乙未 天監十四年 春正月魏主恪殂太子詡立

魏世宗殂侍中中書監崔光侍中領軍于忠詹事王顯庶子侯剛迎太子詡於東宮顯欲

須明即位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顯曰須奏中宮光曰帝崩太子立國之常典何

須中宮令也於是請太子止哭立於東序忠扶太子西面哭十餘聲止光攝太尉奉策進

璽綬太子跪受服衮冕之服御太極殿即皇帝位光等與夜直羣官立庭中北面稽首稱

萬歲高后欲殺胡貴嬪中給事劉騰以告侯剛于忠崔光使置貴嬪別所嚴加守衛由

是貴嬪深德四人於是悉召西伐東防兵廣平王懷扶疾入臨云欲上殿哭大行見主上

眾愕然無敢對者崔光攘袂振杖引漢趙熹故事辭色甚厲懷曰侍中以古義裁我我敢

不服集覽大行注見漢昭帝元平元年攘袂衰倉回反喪衣也攘衰猶言攘袂漢鄒

陽傳攘袂而正議注攘袂猶今人言捋臂振杖振舉也引漢趙熹故事漢光武崩太尉趙

熹典喪事皇太子與諸王雜坐百僚無別熹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並令就邸唯許朝

魏肅宗明帝時總六歲

輔入臨內

質實

璽綬注見漢光武建武三年廣平郡名注見漢武帝元狩

外蕭然

四年 魏侍中王顯伏誅以太保高陽王雍尚書令任

城王澄同總國事

先是高肇擅權尤忌宗室有時望者任城王澄懼不自全乃酣飲陽狂朝廷機要無所關豫至是肇擁兵於外朝野不安于忠與門下議以魏主幼未能親政宜使太保高陽王雍入居西柏堂省決庶政以任城王澄為尚書令總攝百揆奏皇后授之王顯有寵於世宗

侍勢使威為世所疾恐不為澄等所容密謀矯皇后令以高肇錄尚書事以顯與高猛同為侍中忠等聞之託以侍療無效執顯於禁中殺之下詔如門下奏百官總已聽於二玉中外
質實任城郡名注見晉帝奕太和元年
悅服高平高陽郡名注見晉愍帝建興四年

二月魏司徒高肇伏誅

魏主告哀於高肇且召之肇還入哭盡哀高陽王雍與于忠密謀伏邢豹等數人於省下引入搃殺之下詔暴其罪惡削除職爵葬以士禮於厠門出屍歸其家

魏以高陽王雍為太尉清河王懌為司徒廣平

王懷為司空○魏尊貴嬪胡氏為太妃廢其太

后高氏為尼○魏復百官祿蠲綿麻稅

魏于忠既居門下又總宿衛遂專朝政權傾一時初高祖以用度不足百官之祿四分減

一民稅絹一匹別輸綿八兩布一匹別輸麻十五斤忠悉罷之

夏四月梁淮堰潰復築之

浮山堰成而復潰或言蛟龍能乘風雨破堰其性惡鐵乃運鐵數千萬斤沈之亦不能合

乃伐樹為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木石皆盡負者肩窵疾疫死者相枕蠅蟲

晝夜聲合**集覽**井幹言如井幹之形也井幹注見漢武帝太初元年

發明作於人者可以力而及出於天者不可彊而置何者城可築而崇池可鑿

而深兵可厲而精糧可蓄而備至於山谷之盤固江河之浩渺乃出於天地之自然

爾豈可以區區之力而彊置之耶是以古人謂關中為天險長江為天限蓋以非人

力所能為故也淮堰之事梁主奚為輕信虛誕之言大興工役直欲雍闕天地節宣

之氣以壑其鄰國乎築而復潰潰而復築綱目皆詳書于冊所以戒後世之人欲以

人而勝天者爾殘民
殄物尚誰咎哉噫

魏破叛氏于沮水

質實

一統志云沮水在鞏昌
府城南八百里階州境

西有角弩谷即蜀漢將
姜維勦五部氏羌之所

○六月魏冀州沙門作

亂討平之

魏冀州沙門法慶以妖幻惑眾作亂以尼惠
暉為妻自號大乘又合狂藥令人服之父子
兄弟不復相識唯以殺害為
事詔光祿大夫元遙討平之
集覽大乘乘平
三乘法門曰大乘曰中乘曰小乘大乘者梵
語云摩訶衍言其運載無邊得無上菩提

書法

法秀曇標作亂書主名此其不書法
慶何眾也故書討平之終綱目書沙

門反亂者三

詳齊辛酉年

秋八月魏侍中于忠殺僕射郭祚尚書裴植免

太保高陽王雍遣就第

魏尚書裴植自謂人門不後王肅以朝廷處
之不高常怏怏表請解官隱嵩山世宗不許
及為尚書志氣驕滿好面譏毀羣官僕射郭
祚冒進不已與植皆惡于忠專橫密勸高陽
王雍使出之忠聞之大怒令有司誣奏植祚
罪皆賜死忠又欲殺高陽王雍崔光固執不

從乃免雍官還策朝野冤憤

集覽

八門人木門地也

質實

王肅臨沂人涉

獵輕史頗有大志仕南齊奔魏禮遇日加除輔國大將軍屢立戰功遷揚州刺史頻年在邊悉心撫綏遠近歸附清身好施家無餘財嵩山注見唐中宗嗣聖十二年

書法

孰免之于忠也殺之者于忠則免之者亦于忠也然則曷為書侍中以侍中而免太保其橫甚可知矣

發明

魏自是紀綱日亂矣前此高肇猶陰肆姦慝至是于忠乃擅行不顧殺僕射殺尚書黜藩王其凶橫如此魏國尚為有君乎夫以祚等皆國之大臣一侍中乃

令有司誣而殺之綱目於此直以于忠專殺為文所以見拓跋亂亡之禍如此自後紛紛多事亦不勝其書矣噫

魏尊太妃胡氏為太后

居崇訓宮

魏以清河王懌為太尉廣平王懷為司徒任城

王澄為司空于忠為尚書令元義為散騎侍郎

義妻胡氏為女侍中

特以此貴
義妻深訊
之也

又江陽王繼之子質實江陽郡名注見漢其妻太后妹也獻帝建安十九年

書法漢書太后封女弟嬃為臨光侯矣胡氏亦太后妹也書義妻何並命也譏

其重者而已矣書女侍中始此終綱目書女侍中三是年魏胡氏陳已丑年齊陸令

萱五代庚戌年南漢宮人盧瓊仙黃瓊芝

發明女侍中之名前此未聞也而始於此然後知衰亂之世設施乃爾書之于

冊亦可鑒也

九月魏太后稱制以于忠為冀州刺史司空澄

領尚書令

太后聰悟頗好讀書屬文始臨朝聽政猶稱令以行事羣臣上書稱殿下政事皆手筆自決加胡國珍侍中封安定公自郭祚等死詔令生殺皆出于忠王公畏之重足脇息太后既親政乃出忠為冀州刺史以司空澄領尚書令澄奏安定公宜出入禁中參諮大務詔從之集覽重足注見宋明帝泰始元年脇息漢之嚴延年傳豪彊脇息注脇斂也屏氣而息猶言累息也正質實胡國珍臨涇人安義曰累息惶遽貌

武建武

元年



梁攻魏西硤石據之

梁將軍趙祖悅襲魏西硤石據之以逼壽陽田道龍等散攻諸戍魏李崇分遣諸將拒之

質實 西硤石山名注見晉孝武太元八年壽陽郡名注見齊主寶卷永元二年

魏以胡國珍為中書監

考異

國上漏太 后父三字

○冬十

月魏奪常山公于忠博平公崔光爵十二月以

高陽王雍為太師錄尚書事

質實

常山郡名注見漢光武建

武九年博平縣名注見晉孝武帝太元二十年

初魏于忠用事自謂有定社稷之功諷百僚令加已賞太傅雍等議封忠常山郡公崔光博平縣公至是尚書元昭等上訴不已太后制公卿再議太傅懌等上言奉迎侍衛臣子常職不容以此為功臣等前議正以畏其威權苟免暴戾故也請皆追奪太后從之高陽王雍上表自劾曰于忠專權生殺自恣而臣不能違忝官尸祿孤負恩私請返私門伏聽司敗太后不問尋以雍為太師領司州牧錄尚書事與太傅懌太保懷侍中胡國珍同釐庶政

集覽

尸祿注見漢哀帝建平四年司敗猶

寇也不曰司寇而曰司敗者蓋陳國其時諱寇字故曰司敗後世因之

正誤

司敗

今按左傳註陳楚名司寇為司敗二國之君皆無名寇者陳殺其太子御寇必不為之諱也

魏晉壽郡叛降梁

魏益州刺史傅豎眼性清素民獠懷之將軍元法僧代之素無治幹加以貪殘葭萌民任令宗因眾心之患魏殺晉壽太守以城降梁民獠多應之梁益州刺史鄱陽王恢遣張齊將兵迎之

集覽

葭萌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六年

質實

益州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

晉壽郡名注見晉和帝昇平二年鄱陽郡名注見秦二世皇帝二年

魏太后攝行祭事

太后以魏主幼未能祭欲代行事禮官議以為不可太后以問侍中崔光光引漢和熹太后祭宗廟故事以對太后大悅從之

質實

漢和熹太后祭宗廟故事事在漢安帝永

初六年

書法

漢安之策書太后率大臣命婦謁宗廟矣於是再見直書其事不待貶而

義見矣

發明

所謂祭事不知何祭也如祭天則用衮冕之類被服法服各異其儀若以

婦人行之則所服當用何服特筆書之失可知矣

大寒淮泗皆冰

考異

提要大上有梁字按前書大旱大水皆冠以國當從

提要

質實

淮泗二水名淮注見漢後主延興二年泗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

浮山堰士卒死者什七八

書法

秦書四月大寒矣記異也此十二月爾大寒恒也則其書何於是築堰士卒死者什有七八則其為害也大矣故特書之不書梁天下之辭也終綱目書大寒

二而已秦王

政七年是年

丙申梁天監十五年魏肅宗

春二月魏攻硤石克

之

考異

提要攻下有梁字

魏遣將軍崔亮攻硤石蕭寶寅決淮堰亮攻硤石未下與李崇約水陸並進崇屢違期不至胡太后以諸將不一乃以尚書李平為行臺節度諸軍平至硤石督李崇崔亮等刻日進攻無敢乖互戰屢有功梁主使將軍昌義之救浮山未至康絢已擊魏兵卻之使義之救硤石崔亮遣將軍崔延伯守下蔡延伯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揉竹為繩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為橋兩頭施大鹿盧出沒隨意不可燒斫既斷趙祖悅走路又令

以此法防禦甚奇

戰艦不通義之不得進李平部分水陸攻硤石克外城祖悅出降斬之胡太后賜亮書使乘勝深入平部分諸將進攻浮山堰亮違平節度以疾請還平奏處亮死刑太后救之魏師遂還

集覽 硤石注見晉孝武帝太元八年浮山在招信軍招信縣西七十里去

輶去除之也輶車之牙也在輪之外牙亦曰輶輻輪輶也輻三十輳於藪中禮考工記曰輪輻三十以象日月緇居登反大索也鹿盧井上絞索而汲水之具也以木為之字或從木

質實 一統志云下蔡漢之縣名屬沛郡隋旁屬汝陰郡故城在鳳陽府壽州北三十里乃周世宗所築遺址尚存

魏侍中侯剛有罪削戶三百

魏中尉元匡奏彈于忠幸國大災專擅朝命宜加顯戮自世宗晏駕以後太后未親覽以前諸不由階級擅相拜授者並宜追奪太后曰忠已特原餘如奏匡又彈侍中侯剛掠殺羽林剛本以善烹調為嘗食典御以有德於太后頗專恣用事王公皆畏附之廷尉處剛大辟太后曰剛因公事掠人邂逅致死於律不坐少卿袁翻曰邂逅謂情狀已露隱避不引考訊以理者也今此羽林問則具首剛口唱打殺搥築非理安得謂之邂逅太后乃削剛戶三百解

質實 晏駕注見漢高帝十二年嘗食典御天辟注見漢宣帝地節三

士氣

年袁翻
陳郡人

三月朔日食○夏四月梁淮堰成

堰長九里下廣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樹以楊柳軍壘列居其上或謂康綸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黎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綸乃開黎東注又縱反間於魏曰梁懼開黎不畏野戰蕭寶寅信之鑿山五丈開黎北注水猶不減魏軍罷歸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李崇作浮橋於硤石又築城於八公山東南以備城壞

集覽

四瀆江河淮濟也白虎通曰中國獨發源而注海其功著大故稱曰瀆風俗通

曰江水出蜀湔氐徼外嶓山東入海河水有兩源一出蔥嶺一出于闐合流東注蒲昌海潛行地中南出積石為中國河淮水出南陽平氏縣昭簪山東北過桐栢大復山東南入海濟水出王屋山頂崖下澄渟不流至孟州濟源西二里平地出黎與湫通即由反水溝也

質實

八公山注見晉孝武帝太元八年

書法

書成何久也自甲午始築於是跨三年而後成用民多矣凡官室宗廟溝

渠隄堰書作書成皆久辭也

魏復封于忠為靈壽公崔光為平恩侯

質實

統一

志云靈壽漢之縣名屬常山郡後周立蒲吾郡於此隋廢郡以縣隸恒山郡後置燕州唐廢以縣屬并州後屬鎮州宋省入行唐尋復置屬真定府金元仍舊本朝因之仍屬真定府平恩晉之縣名屬廣平國金省入曲周縣故城在廣平府曲周縣平恩鎮○梁圍魏武

興秋七月魏擊敗之遂復取東益州

魏元法僧遣其子景隆將兵拒張齊齊與戰於葭萌大破之屠十餘城遂圍武興法僧嬰城自守境內皆叛遣使告急於魏魏以傅豎眼為益州刺史赴之豎眼入境轉戰三日行二百里九遇皆捷民獠皆喜迎拜於路者相繼張齊退保白水豎眼入州白水以東民皆

劉氏城守
方畧功績

安業魏梓潼太守苟金龍領關城戍主梁兵至金龍疾病不堪部分其妻劉氏帥厲城民乘城拒戰百有餘日戍副高景謀叛劉氏斬之與將士分衣減食勞逸必同莫不畏而懷之井在城外為梁兵所據會天大雨劉氏命出公私布絹衣服懸之絞取水而儲之梁兵退魏人封其子為平昌縣子張齊數出白水侵葭萌七月傅豎眼擊敗之齊走還諸戍皆棄城走東益州復入于魏質實武興郡名注見末文帝元上年梓潼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八年平昌縣注見晉安帝元興三年東益州注見漢後主建興七年沔陽

九月梁淮堰壞

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初魏人患淮堰以任城王澄為大都督勒眾十萬攻之李平以為不假兵力終當自壞既而果然

書法

自甲午始築未半年而堰壞於是復築負者肩穿疫死相枕蠅蟲晝夜聲合築之數月淮泗大寒堰卒二十萬死者復什七八又四閱月而後成未半年而復壞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此其初謀取壽陽耳豈無他策乃出此計害未及魏而先自敗矣綱目於築堰成壞凡四書之所以重惜民命而深罪梁主也

書法

梁主崇尚浮屠好生惡殺然以一淮沒十餘萬口前後所殺不知其幾原其本意特為一壽陽城而已孟子謂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罪不容於死况無故糜爛其民者哉堰成堰壞皆書于冊蓋亦重歎生靈之不幸爾於梁主乎何譏

魏詔議邊鎮選舉法

任城王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闕邊山陵危迫奏請重鎮將之選修警備之嚴詔公卿議之廷尉少卿袁翻議曰比緣邊州郡官不擇人唯論資級或值貪污之人廣開

備邊

此弊自昔
有之
尤甚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一

魏孝明帝熙平元年

三

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之心。唯有聚斂之意。勇力之兵。驅令抄掠。奪為己富。羸弱老小。微解工作。苦役百端。伐木芸草。販買往還。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功。節其食。由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什常七八。是以鄰敵伺間。擾我疆場。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也。愚謂今後邊鎮郡縣。府佐統軍。至于戍主。皆令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稱職敗官。所舉之人。隨事賞罰。太后不能用。及正光之末。北邊盜賊羣起。遂逼舊都。犯山陵如澄所慮。

質實

疆場注見漢靈帝建寧二年

冬魏作永寧寺

胡太后作永寧寺於宮側。又作石窟寺於伊闕口。皆極土木之美。為九層浮圖。高九十丈。剝高十丈。塔廟之盛。未之有也。李崇上表曰。高祖遷都垂三十年。明堂未修。太學荒廢。城闕府寺。頗亦頽壞。非所以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宜罷尚方雕靡之作。省永寧土木之功。分石窟鑄琢之勞。因農之隙。修此數條。使國容嚴顯。禮化興行。不亦休哉。太后不能用。任城王澄奏曰。昔高祖遷都城。內置寺。僧尼各一而已。正始三年。沙門惠深。始違前禁。自是都城之中。寺踰五百。往者代北。有法秀之謀。冀州有大乘之變。則知太和之制。非徒使緇素殊途。蓋亦以防微杜漸。况此僧徒。戀著城邑。正以誘於利欲。不能自已。此乃釋氏之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一

梁武帝天監十五年

三

正編

糟糠。國典所共棄也。臣謂城內寺宜悉徙於郭外，僧不滿五十者併小從大，外州準此。詔從之。然卒不能行。時民多絕戶為沙門，李瑒上言：不孝之人無過於絕祀，豈得背禮肆情，棄家絕養，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且今南服未寧，民多避役，若復聽之，恐比屋皆為沙門矣。都統僧暹等以瑒謗佛，泣訴於太后。太后責之，瑒曰：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傳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然則明者為堂堂，幽者為鬼教。佛本出於人，名之為鬼，愚謂非謗。太后不得已於暹等，罰瑒金一兩。

集覽

刹初轄反，梵言刹，中華言竿，即今幡柱也。追隆堂構，謂宜隆大前人之基。

業也。書大誥：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蔡氏傳曰：以作室喻之父，既底定，廣狹高下，其子不肯為之，堂基况肯為之造屋乎？法秀之謀，魏孝文太和五年，沙門法秀作亂，大乘之變，事在去。**質實**伊闕口，注見周年。場，丑亮反。暹，思廉反。安王十六年，浮圖塔名，注見中大同元年。明堂，注見漢武帝建元元年。尚方，注見漢景帝後元年。沙門，注見漢明帝永平八年。南服，謂南方之甸服。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

柔然大破高車，殺其王彌俄突。

柔然伏跋可汗，壯健善用兵，是歲西擊高車，大破之，執其王彌俄突，殺之，漆其頭為飲器。

鄰國叛去者皆擊滅之其國復彊

質實

飲器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丁梁天監十六年
酉魏熙平二年

春正月魏制諸錢新舊通行

巧偽者罪之

魏初民間皆不用錢高祖始鑄太和五銖錢民欲鑄者聽就官鑪銅必精煉無得殺雜世宗又鑄五銖禁不依準式者既而洛陽及諸州鎮所用不同商貨不通任城王澄上言曰不行之錢律有明式指謂雞眼鑲鑿更無餘禁計河南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河北既無新錢復禁舊者專以單絲之縑疎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為尺以濟有無徒

成杼軸之勞不免飢寒之苦錢之為用貫緡相屬不假度量平均簡易濟世之宜謂為深允乞下諸方州鎮新舊諸錢內外全好並得通行其雞眼鑲鑿及盜鑄巧偽不如法者據律罪之詔從之然河北少錢民猶用物交易錢不入市

集覽

雞眼錢之名鑲鑿錢之名杼軸杼機之持緯者軸通作柚機柚也詩大東杼柚其空

魏攷勳籍

魏人多竊冒軍功左丞盧同閱吏部勳書得竊階者三百餘人乃奏總集吏部中兵二局勳簿對句奏案更造兩通一關吏部一留兵局又在軍斬首成一階以上令行臺軍司給

券當中豎裂一支付勳人一支送門下以防偽巧從之中尉元匡奏取景明以來考簿除書勳案欲以案較竊階盜官之人任城王澄曰法忌煩苛治貴清約御史之體風聞是司聞有冒勳妄階止應攝其一簿研簡虛實繩以典刑豈有移一省之案尋兩紀之事乎乃

止 **集覽** 給券券符契也周禮所謂約劑也 **質** 釋名券繚也相約束繚繚為限也

實 景明魏宣武帝年號

三月梁詔文錦不得為人獸之形

敕織官文錦不得為人獸之形為其裁翦有乖仁恕

發明 織為人獸之形慮其裁翦有乖仁恕可謂慈祥之至然築一淮堰而陷數十萬人於死其為剪裁不亦

大乎比而觀之義自見矣

魏司徒廣平王懷卒以胡國珍為司徒○夏四月

月梁罷宗廟牲牢薦以蔬果

詔以宗廟用牲牢有累冥道宜皆以麵為之於是朝野誼譁以為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八坐乃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 **集覽** 血食尋詔以餅代脯其餘盡用蔬果 **封禪** 書至今血食天下顏師古注祭有牲牢故言血食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大脯牛脩鹿脯也



記曲禮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脯曰尹祭注元頭武迹尹正也大如字一音泰

質實

八坐注見晉武帝大康四年

書法

書譏也何譏淮堰一役死者數十萬生人之不恤而何有於象人何有於

禽獸若梁主者所謂雖有仁心而人不被其澤者也綱目前書詔文錦不得為人獸

之形此書罷宗廟牲牢皆譏之也

發明

天道好生而惡殺然祭天必用牲牢若使宗廟止用蔬果則古人廟祀之

典皆可廢矣梁主溺於寂滅之學遂至罷宗廟之血食書之于冊不待貶黜其失自

見

冬十二月柔然遣使如魏

柔然伏跋可汗遣使請和於魏用敵國之禮魏主引見讓以藩禮不備議依漢待匈奴故事遣使報之司農少卿張倫上表曰大明在御國富兵彊抗敵之禮何憚而為且虜雖慕德而來亦欲觀我疆弱若使王人銜命虜庭與為昆弟恐非祖宗之意也苟事不獲已應為制詔示以上下之儀命宰臣致書諭以歸順之道觀其從違徐以恩威進退之則王者之體正矣豈可以戎狄兼并而遽虧典禮乎不從

質實

兼并注見唐德宗興元十

梁以馮道根為豫州刺史

道根謹厚木訥行軍能簡敕士卒諸將爭功道根獨默然為政清簡吏民懷之上嘗歎曰道根所在令朝廷不復憶有一州。

質實

木訥注見漢惠帝二年

魏採銅鑄錢

魏崔亮請於王屋等山採銅鑄錢從之是後民多私鑄錢稍薄小用之益輕

集覽

王屋蔡氏書傳按地志王屋山在河東郡垣縣東北今絳州垣曲縣也晁氏云山狀如屋

括地志云山在懷州王屋縣北十里古今地志云山高萬仞方七百里本冀州河陽山也

質實 一統志云王屋山名在懷慶府濟源縣西八十里禹貢底柱析城至于王屋註

山狀如屋

戊辰天監十七年春二月梁安成王秀卒

秀雖與梁主布衣昆弟及為君臣小心畏敬過於疎賤梁主益以此賢之秀與弟始興王憺尤相友愛憺為荊州常中分其祿以給秀秀稱心受之亦不辭多也

質實

安成

郡名注見宋明帝泰始三年始興郡名注見晉愍帝建興三年

夏四月魏司徒胡國珍卒追號太上秦公

考異

提要無司徒二字

國珍卒贈假黃鉞相國太師號曰太上秦公葬以殊禮迎太后母皇甫氏之柩與合葬謂之太上秦孝穆君諫議大夫張普惠以為太上之名不可施於人臣上疏陳之左右莫敢為通會胡氏穿墻遇石普惠乃密表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太上者因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繫敕下蓋取三從之道今尊司徒為太上恐乖繫敕之意比克吉定兆而以淺改卜亦或天地神靈所以垂至戒啓聖情也伏願停逼上之號以邀謙光之福太后乃集

五品以上博議王公皆希太后意爭詰難普惠普惠應機辨析無能屈者太后不從

集

覽稱令以繫敕下繫太后令字於皇帝敕字下三從之道注見漢哀帝元壽元年以淺

改卜因穿墻遇石而淺故改卜宅兆

質實

假黃鉞注見漢後主延興六年秦州名注

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張普惠常山人

書法國珍后父耳號之太上非名甚矣直書譏之○人臣稱太上始此

發明太上之稱豈人臣之所宜乎衰亂之國其爵號一至於此雖有張普惠者

能言其非而舉朝之臣希旨苟合反加詰難可謂不經之甚矣書之于冊亦足以貽

千載之笑耳

魏復徵綿麻稅

魏尚書奏復徵民綿麻之稅。張普惠上疏曰：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稱，以愛民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於絹增綿，於布增麻。民以稱尺所減，不啻綿麻。故鼓舞供調，自茲所稅。浸復長闊，百姓嗟怨。聞於朝野，宰輔不尋其本，遽罷綿麻。既而尚書以國用不足，復欲徵斂，去天下之大信，棄已行之成詔。追前非也。何則？所輸或羨，未聞有司依律以罪州郡。小有濫惡，則坐戶主，連及三長。是以在庫絹

布踰制者多。羣臣受俸，人求長闊，厚重未聞以端幅有餘。還求輸官者也。今欲復調綿麻，當先正稱尺，明立嚴禁，無得放溢。使天下知二聖之心，愛民惜法如此，則太和之政，復見於神龜矣。

集覽 所輸或羨，輸納之物，或一斤之中，龜矣。餘羨百銖，三長凡五家立鄰，長五里立黨，長五斤羨百銖，綱目節去所該者，廣不必的指其數也。

正誤 所輸或羨，今按此本張普惠傳，本文云：所輸之物，或斤羨百銖，綱目節去所該者，廣不必的指其數也。

質實 太和魏孝文帝年號，文帝年號。

書法 復者何嘗蠲也。乙未蠲之，戊戌而徵之。故書復與漢書復收半租者大異。

矣。景帝元年綱目租稅書復二。

魏主始月一視朝

晉惠所建
白皆深切
事要借遇
非其主

張普惠以魏主好遊騁苑囿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上疏切諫曰殖不思之冥業損巨費於生民近供無事之僧遠邀未然之報未若收萬國之歡心以事其親使天下和平災害不生也伏願淑慎威儀為萬邦式躬致郊廟之虔親紆朔望之禮釋奠成均竭心千畝撤僧寺不急之華還百官久折之秩則節用愛人四海俱賴矣尋敕外議釋奠之禮又自是每月一陞

集覽

殖不思之冥業殖立

幽冥中功業也不思猶言無量無邊金剛經其福德不可思量親紆躬親紆勞也釋奠成

均周禮大胥曰春入學舍采合舞注舍采讀曰釋菜鄭司農云舍采謂舞者皆執芬香之采或曰采直謂蔬食菜羹之菜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學記曰皮弁祭菜示敬道也注菜謂芹藻之屬文公曰釋菜之禮猶摯也婦見舅姑其摯棗栗服脩若廟見則釋菜弟子見師其摯束脩若禮于先師則釋菜其禮比釋奠為最簡不酌鬯不列饌不作樂不授器按五禮新儀釋菜每位左一籩實鹿脯右一豆實芹筍萑韭之菹犧尊一實汎齊釋奠者設薦饌酌奠也其禮前釋奠五日應行事執事官散齋三日釋奠一日所司掃除廟內外牽牲詣祠所設登歌之樂於殿上日及脯獻官率其屬閱視饌具詣厨視滌漑

廟宿以致精虔釋奠日丑前五刻執事者陳幣篚各於神位右祝板於神位左陳祭器掌饌者實饌畢獻官率其屬各盛服就次行事其禮器樂器行事之節並詳載素王事紀賈公諺曰奠之為言停停饌具也或曰釋散也散饌具而安設之也古釋奠山川廟社學宮統言之唯宋以儒立國獨先聖之祭曰釋奠所以別羣祀也陳祥道云釋奠日用上丁者丁陰火也火象文教宣明曲禮曰內事以柔日故取陰火也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鄭司農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大司樂主受此成事已調之樂鄭玄謂董仲舒云五帝名大學曰成均則虞庠近是也文王世子曰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然則周人立此學之

宮也案陸佃云天子設四學并其中學而五直於一處並建周人辟雍則辟雍最居中其南為成均當學樂德樂語樂舞者就成均大戴禮曰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成均是也總而言之四學亦大學也詳見禮記五學圖竭心千畝天子親耕籍田千畝久折之秩折食列反折減秩祿也初魏高祖以用度不足百官之祿四分減一

正誤

殖不思之冥業

今按殖與長也與植立字不同

書法

太后制政也

發明

古人一日萬幾自朝至于日中旻不遑暇食猶恐弗及今魏主驕縱好馳

騁苑囿不親視朝幸因其臣切諫乃始月一陛見羣臣則其怠忽從可知矣觀綱目之所書如此雖欲不亡得乎

五月梁司徒臨川王宏有罪免尋復其位

梁武以宏之子為子故有所恃而不敢干不法武亦以此而復其位正法之論如為之詞耳

梁司徒揚州刺史臨川王宏妾弟殺人匿於宏府上敕宏出之即日伏辜南司奏免宏官上注曰愛宏者兄弟私親免宏者王者正法所奏可宏自洛口之敗常懷愧憤都下每有竊發輒以宏為名屢為有司所奏上輒赦之以吳平侯曷監揚州曷有風力為上所重軍國大事皆與議決在州尤稱明斷符教嚴整尋復以宏行司徒司馬公曰宏為將則覆三

軍為臣則涉大逆高祖貸其死罪可矣數旬之間還為三公於兄弟之恩誠厚矣王者之法果安

在哉

質實

吳平縣名注見天監七年

魏補三字石經

初洛陽有漢所立三字石經屢經喪亂初無損失及魏馮熙常伯夫為洛州毀以建浮圖遂大頽落國子祭酒崔光請遣官守視命博士李郁等補其殘缺太后許之會元義劉騰作亂事遂寢

質實

浮圖塔名注見中大通元年

書法

於是會元義之亂遂寢則未卒事也其書之何嘉尊經也故苟有重道之

心雖未卒事必書綱目書石經五漢靈帝熹平四年是年又丙寅年陳巳亥年唐文

宗開成二年

秋七月魏河州羌反討平之

考異

此誤書討當作擊

魏河州羌却鐵忽反以源子恭為行臺討之子恭至嚴勒州郡及諸軍無得犯民一物亦不得輕與賊戰然後示以威恩使知悔懼鐵忽等相帥降子恭懷之子也

質實

河州

注見晉穆帝永和元年源子恭西平人賀之孫

九月魏太后胡氏弒其故太后高氏

魏胡太后以天文有變欲以高太后當之既而暴卒以尼禮葬之

書法

俱太后矣其書弒何胡故妾也故胡氏雖貴而嫡妾之分不可泯綱目之名分嚴矣高氏書故太后不予魏主之廢之也綱目書弒太后八詳漢靈帝中平六年舍是無書者矣

年舍是無書者矣

發明

高后始因有寵遂弒于后而立今既廢為尼矣胡氏又從而弒之于氏實弒而前史不明其說今高氏亦弒乃以暴卒見於史冊好還之報若合符節綱目皆正其名而書之不以房闈之秘而為之諱也歟

魏遣使如西域求佛書

魏胡太后遣使者宋雲與比丘慧生如西域求佛經雲等行四千里至赤嶺乃出魏境又西行再碁至乾羅國得佛書百七十部而還

集覽

比丘比毗至反比丘僧也梵語

比丘夏言乞士謂上於諸佛乞法資益惠命下於施主乞食資益色身

質實

西域

國名注見漢哀帝元壽二年

書法

自秦以鳩摩羅什為國師而佛書布中國是後遂有親講者矣於是復使西域得百七十部而還侏離之言盈於天下魏為之也故謹書之魏之盛也書求遺

書齊乙亥年及其衰也書求佛書世變可觀矣終綱目書求佛書一而已

魏復鹽禁

是歲魏太師雍等奏鹽池天藏資育羣生先朝為之禁限非與細民爭利但以豪貴封護近民吝守貧弱遠來邈然望絕因置主司裁察強弱什一之稅自古有之遠近齊平公私兩利及甄琛罷禁乃為繞池之民擅自固護語其障禁倍於官司請禁之便從之

書法

於是十六年間鹽禁凡三變矣

已梁天監十八年
亥魏神龜二年

春正月梁以袁昂為尚書令

王暕徐勉為僕射○魏太后始稱詔○二月魏

羽林虎賁作亂殺將軍張彝

魏征西將軍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喧謗盈路立榜大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彝父子晏然不以為意至是羽林虎賁近千人相帥至尚書省詬罵求仲瑀兄始均不獲以瓦石擊省門上下懼莫敢禁討遂至其第曳彝捶辱焚其第舍始均拜賊請其父命賊就歐擊投之火中仲瑀重傷走免彝僅有餘息再宿而死遠近震駭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賁凶彊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大赦以安之因令

高歡初見

其識便出人頭地

侯景初見

武官得依資入選識者知魏之將亂矣初燕高湖奔魏其子謐為侍御史坐法徙懷朔世居北邊遂習鮮卑之俗謐孫歡沈深有志家貧執役在平城富人婁氏女見而奇之遂嫁焉始有馬得給鎮為函使至洛陽見張彝之死還家傾貲以結客或問其故歡曰宿衛相帥焚大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為政如此事可知矣財物豈可常守邪歡與司馬子如劉貴賈顯智孫騰侯景尉景蔡儁相友善並以任俠雄於鄉里

質實

羽林軍名

注見漢武帝元封二年虎賁軍名注見漢平

帝元始五年燕地名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高湖渤海蓀人懷朔鎮名在大同府朔州城北一百八十里鮮卑北狄種名注見漢光武

建武二十五年平城縣名注見漢高帝七年
司馬子如溫人任俠注見漢武帝元朔二年

書法

自增置羽林虎賁及是二十餘年耳
其敝遂見至於戕殺大臣而莫敢窮

問焉魏之不綱若此姦雄
有以窺國矣故謹書之

發明

國之所以有立者以紀綱存焉爾今
綱目書魏虎賁作亂殺將軍而不聞

魏人討治虎賁之罪則其國無政為可知
矣此識者所以知其將亂也然張彞父子

以刻薄召禍宜削其官而綱目猶書之者
正以著大臣見害之實而非以此予彞也

因文考義
則得之矣

魏以崔亮為吏部尚書立停年格

不問賢愚
何以秉銓
魏之選舉
所以大失
人才

時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吏部尚書李韶銓注
不行大致怨嗟乃更以崔亮為尚書亮為格
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沈滯
者稱其能亮甥劉景安與亮書曰殷周以鄉
塾貢士兩漢由州縣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
正雖未盡美什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
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
中正不考才行空辨氏姓取士不博沙汰未
精舅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何反為停年
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脩厲名行哉洛陽
令薛琰上書曰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選曹
唯取年勞不簡賢否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

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後復奏乞令王公貴臣薦賢以補郡縣。詔公卿議之。事亦寢。其後甄琛等繼亮為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

集覽

鄉塾

記家有塾。黨有庠。注古之仕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側之室。謂之塾。中正。三國

魏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士。故令郡國及州各置中正。

質實

沙汰。注見宋孝武帝

大明二年。銓衡。注見晉哀帝興寧二年。洛陽縣名。注見周顯王三年。薛瑒。代人。彪子之子。

書法

魏之選舉失人。自此始。特書志之。魏之世書以為吏部尚書。二郭祚。崔

亮。准郭祚。其庶幾乎。○後世資格用人始此。

魏以任城王澄為司徒。京兆王繼為司空。○魏

復減百官祿

魏累世彊盛。東夷西域貢獻不絕。又立互市。以致南貨。至是府庫盈溢。太后常幸絹藏。命從行者百餘人。各自負絹。稱力取之。少者不減百餘匹。崔光止取兩匹。眾皆愧之。時宗戚權倖競為豪侈。世宗嘗命宦者白整為高祖高后鑿二佛龕於龍門山。皆高百尺。劉騰復為世宗鑿一龕。凡用十八萬二千餘工而未成。太后復建寺不已。令諸州各建五級浮圖。民力疲弊。諸王貴人宦官羽林各建寺於洛陽。相高以壯麗。太后設會施僧。動以萬計。賞

賜左右所費不貲而未嘗施惠及民府庫漸虛乃減削百官祿力任城王澄上表曰蕭衍常畜窺覷之志宜及國家彊盛早圖混壹比年公私貧困宜節省浮費以周急務太后不能用魏自永平以來營明堂辟雍役者不過千人有司復借以脩寺十餘年竟不能成起部郎源子恭上書曰廢經國之務資不給之費宜徹減諸役早圖成就使祖宗有嚴配之期蒼生覩禮樂之富詔從之然亦不能成也

集覽

佛龕龕塔也或曰塔下之室

質實

龍門山注見周安王十六年伊闕窺覷私視欲得之意永平魏宣武帝年號明

堂注見漢成帝建元元年辟雍注見漢成帝綏和元年

魏陳仲儒奏律準法不行

仲儒音律之議最爲有理惜事寢而其學不傳

魏人陳仲儒請依京房立準以調八音曰夫準本以代律取其分數調較樂器而調聲之體宮商宜濁徵羽用清若依公孫崇止以十二律聲而云還相爲宮清濁悉足唯黃鍾管最長故以黃鍾爲宮則往往相順若均之八音猶須錯采衆音配成其美若以應鍾爲宮蕤賓爲徵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韻不成音曲若以中呂爲宮則十二律中全無所取今依京房書中呂爲宮乃以去滅爲商執始爲徵然後方韻而崇乃以中呂爲宮猶用林鍾爲徵何由可諧但聲音精微史傳簡略舊志準十三絃隱間九尺不言須柱以不又一寸

之內有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微細難明，仲儒私考，準當施柱，但前却柱中，以約準分，則相生之韻，已自應合，其中絃粗細，須與琴宮相類，施軫以調聲，令與黃鍾相合，中絃下，依數畫六十律，清濁之節，其餘十二絃，須施柱如箏，即於中絃案盡一周之聲，度著十二絃上，然後依相生之法，以次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調調聲之法，以均樂器，然後錯采衆聲，以文飾之，若事有乖此，聲則不和，尚書蕭寶寅奏，仲儒學不師受，輕欲制作，**集覽**，準本以代律，取其分數，東漢律事遂寢，曆志截管為律，吹以考聲，術家以其聲微而體難，知其分數不明，故作準以代之，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絃，為法律為

寸於準為尺，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有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杜佑通典曰：古之神瞽考律，均聲必先立黃鍾之均，黃鍾之管以九寸為法，故用九乘為管弦之數，九九八十一之數也。十二律注見隋文帝開皇九年黃鍾注，同上年應鍾注，同上年蕤賓注，五月律中蕤賓，蕤仁誰反，白虎通曰：蕤下賓敬也，言陽氣上極，陰氣始賓敬之也。中呂四月律中，中呂律音作仲呂，白虎通曰：仲呂者言萬物盡旅而西行也。去滅東漢律曆志：中呂上生執始，始下生去滅，隋音樂志：中呂上生黃鍾，不滿九寸，謂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呂，執始注見上去滅，林鍾六月律中，林鍾白虎通曰：林衆

魏孝明帝神龜二年

也言萬物成熟種類衆也琴說文琴禁也君子所以自禁制也白虎通曰琴以禁制淫邪正人心也軫龍須之下名之曰軫蓋弦之緊緩皆由軫也中弦下依數畫注見準本以代律取其分數箏狀如瑟長六尺十三弦

正誤

注以不集覽無註

○今按後漢書律曆志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弦為法律為寸於準為尺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却不言其上須用施柱與否以猶與也不與否同柱如箏上之柱

實魏縣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一統志云京房東房頓丘人師焦延壽學易甚精尤長於災變占驗以孝廉為郎漢元帝時日食陰霧房數上疏指陳時政得失石顯五鹿充

宗嫉之出為魏郡太守卒為所中下獄死

書法

書不行何惜之也禮樂之事綱目每詳書之是故仲儒奏律準書王朴作

律準書終綱目書律準二

秋八月魏中尉元匡免復以為平州刺史

魏中尉東平王匡以論議數為任城王澄所奪憤恚復治其故棺欲奏攻澄澄因奏匡罪狀廷尉處以死刑詔削官爵而以侯剛代之郎中辛雄奏曰匡歷奉三朝骨鯁之迹朝野具知故高祖賜名曰匡先帝已容之於前陛下亦宜寬之於後若終貶黜恐杜忠臣之口

梁武帝天監十八年 正編

乃復除匡 **集覽** 治其故棺元匡先嘗造棺欲
平州刺史 **質實** 與詣闕奏論高肇罪惡今治
其故棺又欲 **質實** 東平郡名注見漢獻帝興
奏攻澄也 **平州** 注見秦王政

年三

書法 書復以何
美改過也

九月魏太后遊嵩高

初魏胡太后數幸宗戚勳貴之家侍中崔光
表諫曰禮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
謂之君臣為諱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
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歸寧沒則使卿寧漢上

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為宰輔后
猶御武帳以接羣臣示男女之別也願陛下
簡息遊幸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悅 **集覽** 不言
矣不聽至是遊嵩高數日而還 **王后**

夫人禮所以不言及王后夫人者明無此禮
也父母在有歸寧沒則使卿寧詩泉水衛女
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注
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

兄弟 **質實** 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事見昭帝元
弟 **平元年** 嵩高山名注見唐中宗嗣聖

年十二

書法 凡遊譏也太后遊譏之譏也綱目書
遊八詳晉安帝元興三年而后書遊

三燕符氏魏太后蜀太后太妃

發明 魯文姜齊之女而春秋於其如齊未嘗不正色書之誠以婦人不當踰閭闔故也胡氏淫污固不足道然書法則不可不謹綱目書魏太后遊嵩高其惡不待貶絕而自見矣

冬十二月魏司徒任城王澄卒

諡曰文宣

高麗王雲卒 **質實** 高麗國名注見漢武帝元封二年

子安立

魏汰郎官

魏以郎選不精大加沙汰唯朱元旭辛雄羊深源子恭祖瑩等以才用見留餘皆罷遣

質實 沙汰注見宋孝武帝大明二年祖瑩范陽道人

庚子 庚子通元年 春正月日食 ○梁左將軍馮道

根卒

梁主春祠二廟既出宮有司以道根訃聞梁主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可乎對曰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一 魏孝明帝正光元年

昔衛獻公聞柳莊死。不釋祭服而往哭之。道

根有勞。王室臨之禮也。梁主即幸其宅。哭之

慟。衛獻公聞柳莊死。不釋祭服而往哭

質實 之左傳文七年衛獻公祭太廟聞大

夫柳莊卒不釋祭服而往臨之

高麗入貢于梁。秋七月魏侍中元義殺太傅

清河王懌幽太后于北宮

魏太傅侍中清河王懌。美風儀。胡太后逼而

幸之。然素有才能。輔政多所匡益。好學禮士

時望甚重。侍中領軍將軍元義。恃寵驕恣。懌

每裁之以法。衛將軍劉騰。權傾內外。吏部用

其弟為郡。懌抑而不奏。元騰皆怨之。乃使主

食胡定自列云。懌貨定使毒魏主。魏主時年

十一。信之。元奉魏主御顯陽殿。騰閉永巷門

太后不得出。懌入。元厲聲止之。懌曰。汝欲反

邪。元曰。正欲縛反者耳。命宗士執懌。騰稱詔

集公卿議。論懌大逆。眾畏無敢異者。唯僕射

新泰公遊肇。抗言以為不可。終不下署。元騰

遂殺懌。詐為太后詔。自稱有疾。還政魏主。幽

太后於北宮。魏主亦不得省見。裁聽傳食而

已。太后不免飢寒。乃歎曰。養虎得噬。我之謂

矣。元遂與太師高陽王雍等同輔政。帝謂元

為姨父。元與騰表裏擅權。元為外禦。騰為內

防。常直禁省。威振內外。朝野聞懌死。無不喪

氣。胡夷為之務面者數百人。遊肇憤邑而卒。

正編

梁武帝普通元年

卷三十一

通鑑綱目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一 魏孝明帝正光元年

文貞諡曰質實志云新泰晉之縣名屬泰山郡後

屬東安郡後魏屬泰山郡隋屬瑯琊郡唐屬莒州後屬沂州金屬泰安州元省入萊蕪縣

後復置本朝因之改屬濟南府勢力咨反剝也

書法於是僕射游肇不肯下署既乃憤邑而卒則何以不書略之也太后見幽

為大臣者宜以討逆為已任憤邑何及哉必若中山王熙則綱目大書之矣終綱目

書幽太后二魏胡氏齊胡氏幽木葉山者不與焉兀欲幽其祖母

江淮海盜**考異**江上漏○魏相州刺史中山王

熙起兵討元義不克而死弟略奔梁梁以為中

山王

魏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英之子也與弟略纂皆為清河王懌所厚聞懌死起兵於鄴表請

誅元義劉騰長史柳元章等執之元義遣使斬之於鄴熙好文學有風儀名士多與之遊

將死與故知書曰太后見廢北宮清河橫受屠酷主上幼年獨在前殿君親如此無以自

安故帥兵民欲建大義於天下但智力淺短旋見囚執上慙朝廷下愧相知本以名義干

心不得不爾流腸碎首復何言哉凡百君子各敬爾儀為國為身善勗名節聞者憐之熙

熙之死懌襲之匿落皆義士也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一 梁武帝普通元年 正編

首至洛陽親故莫敢視前驍騎將軍刁整獨收而藏之略亡抵故人河內司馬始賓始賓與略轉依西河太守刁雙匿之經年時購略甚急略懼雙曰會有一死所難遇者為知己死耳願不以為慮略固求南奔雙乃使從子昌送略渡江梁封為中山王

質實州

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中山國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鄴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河內郡名注見宋順帝昇平元年西河郡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梁車騎將軍永昌侯韋叡卒

質實

一統志云永昌晉之縣名

屬零陵郡宋齊梁俱因之隋省入零陵縣故址在永州府祁陽縣西八十里

時梁主方崇釋氏士民無不從風而靡獨叡自以位居大臣不欲與俗俯仰所行略如平日卒謚曰嚴

書法

書叡卒而書其官何叡仕佞佛之時能特立而不阿世主之好此其可予

者也

魏以高陽王雍為丞相○柔然殺伏拔可汗其弟阿那瓌立尋出奔魏國人立婆羅門為可汗

考異

殺當作弒

巫之誕妄
不足言然
其術甚鄙
受欺者何
愚也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一 魏孝明帝正光元年

十一

初柔然佗汗可汗納伏名敦之妻侯呂陵氏
生伏跋可汗及阿那瓌等六子伏跋既立忽
亡其幼子祖惠有巫地萬言祖惠今在天上
我能呼之乃於大澤中施帳幄祀天神祖惠
忽在帳中自云恒在天上伏跋大喜號地萬
為聖女納為可汗敦信用其言于亂國政祖
惠浸長語其母曰我常在地萬家上天者地
萬教我其母以告伏跋不信既而地萬譖
祖惠殺之侯呂陵氏遣其大臣具列等殺地
萬伏跋欲誅具列會阿至羅入寇伏跋擊之
敗還侯呂陵氏與大臣共殺伏跋立其弟阿
那瓌為可汗阿那瓌立十日其族兄示發擊
之阿那瓌戰敗奔魏

集覽

可汗敦北狄俗號
其妻曰可汗敦猶

夏言夫人
也可音磕

冬十月魏以汝南王悅為太尉

魏清河王懌死汝南王悅了無恨元義之意
以桑落酒候之盡其私佞又大喜以悅為侍

中太尉

集覽

桑落酒齊民要術曰桑落酒法用
九月九日作水麴米皆以三斗為

準按庾信就蒲州刺史乞酒詩云蒲城桑落
酒霸岸菊花秋願持河朔飲分勸東陵侯則
桑落酒出蒲中也又水經蒲阪下注郡民有
劉白墮工釀採挹河流醞成芳酎熟於桑落
之辰故酒因名焉王公庶人牽拂相招者每
云索郎有願思同侶之語蓋索郎返語桑落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一

梁武帝普通元年

十一

正編

耳鄭邛曰西羌桑落河出馬乳酒羌人兼葡萄壓之晉宣帝時嘗來獻故九日賜百寮飲焉

質實

汝南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

十一月魏立阿那瓌為蠕蠕王

柔然可汗阿那瓌將至魏主使京兆王繼侍中崔光等迎之賜勞甚厚引見置宴置阿那瓌位於親王之下立為朔方公蠕蠕王時魏方疆盛於洛水橋南御道東作金陵燕然扶桑崦嵫四館道西立歸正歸德慕化慕義四里以處四方降者及阿那瓌入朝以燕然館處之阿那瓌屢求反國朝議異同

集覽

蠕蠕注見

晉孝武帝太元十二年柔然燕然注見漢武帝征和三年扶桑海中島名也山海經大荒之中有扶桑楚辭九歌日照吾檻今扶桑注東方有扶桑之木其高萬仞日下浴於暘谷拂其扶桑爰始而登照曜四方日以扶桑為舍檻崦嵫離騷經望崦嵫而勿迫注崦嵫音奄茲古但作奄茲日所入

質實

京兆郡名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朔方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洛水注見漢高后三年

魏以京兆王繼為司徒○魏遣使如梁

梁魏始復通好

主德之小者然衰季不得不然

辛梁普通二年春正月梁置孤獨園

以收養窮民也

魏發兵納阿那瓌于柔然不克

魏發近郡兵萬五千人使懷朔鎮將楊鈞將之送柔然可汗阿那瓌返國右丞張普惠上疏曰蠕蠕久為邊患今革面稽首束身歸命撫之可也乃更自勞擾興師郊甸之內投諸荒裔之外救累世之勅敵資天亡之醜虜臣未見其可也况今旱暵方甚于時而動其可濟乎脫有顛覆鈞之肉其足食乎宰輔專好小名不圖安危大計此微臣所以寒心者也

晉惠疏宜

弗聽阿那瓌之南奔也其從父兄婆羅門討示發破之國人推婆羅門為彌偶可社句可汗魏遣使者牒云具仁往諭之使迎阿那瓌具仁至柔然婆羅門殊驕慢無遜避心責具仁禮敬具仁不屈婆羅門乃遣大臣將兵二千隨具仁迎阿那瓌阿那瓌懼不敢進請還洛陽集覽革面易革卦君子豹變小人革面伊陽傳曰君子良善則已從革而變其著見若豹文彬蔚也小人昏愚難遷者雖未能心化亦革其面以從君上之教令旱暵旱不雨也暵音罕日氣乾也牒云具仁牒云代北複姓具仁名也云一作雲

書法

納者不宜納者也阿那瓌則曷為不宜納婆羅門書國人立則阿那瓌為不

不宜納矣書發
兵譏敝內也

三月魏元義殺將軍奚康生以宦者劉騰爲司

空京兆王繼爲太保崔光爲司徒

魏元義劉騰之幽胡太后也右衛將軍奚康生預其謀元使之領左右康生子難當娶侯剛女剛子元之妹夫也元以康生通姻深相委託三人常俱宿禁中康生性麤武義稍憚之康生亦微懼不安魏主朝太后于西林園文武侍座酒酣迭舞康生乃爲力士儼及折旋之際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瞋目頷首爲執殺之勢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日暮太后

幾成不測
之禍魏自
是而後日
漸亂矣

欲攜帝宿宣光殿候剛不可康生曰至尊陛下之兒隨陛下可也太后自起援帝下堂去帝前入閣左右競相排閣不得閉康生奪千牛刀斫之乃得定帝既升宣光殿康生乘酒勢將出處分爲義所執光祿勳賈粲給太后曰侍官懷恐不安陛下宜親安尉太后適下殿粲卽扶帝出東序前御顯陽殿還閉太后於宣光殿義遂殺康生流難當以劉騰爲司空公私屬請唯視貨多少刻剝六鎮歲入以巨萬萬計遠近苦之京兆王繼自以權位太盛請以司徒讓崔光乃以繼爲太保崔光爲司徒

集覽

千牛刀千牛官各掌執御

刀以宿衛

書法 幽遷太后騰嘗與謀矣不書以宦者者故重之也殺者元義則以者亦元義崔光嘗立節者今乃為義所以綱目列之於劉騰之下所以深愧之也終綱目書宦者為司空二劉騰李輔國

發明 前書義殺清河王懌幽太后此書義殺奚康生皆以著拓跋氏之亂也懌有帷箔之嫌康生亦有預謀幽后之失而綱目專日元義殺之且又不去其官者惡

義之亂朝也義之亂朝如此既以宦者為司空而京兆王繼崔光輩乃與之同列而不耻魏國之大臣如彼雖欲不亡難矣列書于冊舉皆罪也○宦者為三公始見此

嗚呼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而以宦者為之世道可知矣

秋七月梁以裴邃為豫州刺史

邃鎮合肥欲襲壽陽陰結壽陽民為內應恐魏覺之先移魏揚州云聞欲脩白捺故城稍相侵逼此亦須營歐陽設交境之備揚州刺史長孫稚謀於僚佐皆曰此無脩白捺之意以實報之錄事參軍楊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勝邃好狡數今集兵遣移恐有他意稚大寤令侃報移曰彼之纂兵想別有意何為妄構白捺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勿謂秦無人也邃得移以為魏人

集覽

白捺城名捺乃曷反字或作抹

質實

合肥縣名注見漢靈帝中平元年壽陽郡名注見齊主寶卷永元二年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孟子文勿謂秦無人也左傳文十三年晉士會在秦晉人謀歸之及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

高車擊柔然柔然可汗婆羅門降魏冬十月魏

分柔然為二國以處阿那瓌婆羅門

考異

提要無以

處阿那瓌婆羅門八字

高車伊匐擊柔然可汗婆羅門大破之婆羅門帥十部落詣涼州請降於魏柔然餘眾相

帥迎阿那瓌阿那瓌乞兵送還詔中書門下博議涼州刺史袁翻曰自國家都洛以來蠕蠕高車迭相吞噬始則蠕蠕授首既而高車被擒今高車自奮於衰微之中克雪讎耻誠由種類繁多終不能相滅自二虜交鬪邊境無塵數十年矣此中國之利也今蠕蠕兩主相繼歸誠戎狄禽獸終無純固之節然存亡繼絕帝王本務若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撫養則損我資儲或全徙內地則非直其情不願亦恐終有劉石之患且蠕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若其全滅則高車跋扈之勢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亂部落猶眾處處基布以望舊主高車雖彊未能盡服也愚謂蠕蠕二主並宜存之居阿

處分阿那
婆羅得體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一

魏孝明帝正光二年

三十一

那瓌於東。處婆羅門於西。分其民各有攸屬。阿那瓌所居非所經見，不敢臆度。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處之。西海在酒泉之北，去高車所居金山千餘里，實北虜往來之衝要。二地沃衍，大宜耕稼，宜遣一良將，配以兵仗，監護婆羅門，因令屯田，以省轉輸之勞。其北則臨大磧，野獸所聚，使蠕蠕射獵，彼此相資，足以自固。外以輔蠕蠕之微弱，內亦防高車之畔渙。此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收離聚散，復與其國者，漸令北轉，徙度流沙，則是我之外蕃。高車勅敵，西北之虞，可以無慮。如其姦回反覆，不過為逋逃之寇，於我何損哉。朝議是之，乃置阿那瓌於吐若奚泉，婆羅門於故西海郡。

集覽

劉石之患，晉惠

帝時劉元海據離石，稱漢劉曜，改號趙。晉元帝時石勒據襄國，號後趙。臆度以胸臆之意，自恃度之沃衍，平美之地，索隱曰：沃水之灌沃者，衍地之平延者。天磧，柔然故地，南牀山在焉。五代晉高居誨使于闐，記自靈州西過黃河，始涉沙四百里，至涼州。涼州西五百里至甘州。甘州西始涉磧，磧無水。姦回，回邪也。書泰誓：崇信姦回，左傳：姦回昏亂。**質實**涼州，注見唐中宗景龍二年。跋扈，注見漢質帝永初元年。酒泉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三年。西海郡，注見晉武帝建武元年。

十一月魏討叛氏不克

考異

討當作擊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一

梁武帝普通二年

三十一

正編

魏以東益南秦氏皆反以河間王琛為行臺討之琛恃劉騰之勢貪暴無所畏忌大為氏所敗質實東益州名注見漢後王建興七年南秦州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

壬梁普通三年夏四月高車王弟越居殺其王質實河間國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

伊訇而自立考異提要殺作弒按綱目高昌吐谷渾突厥皆書弒當從提要

考證殺當作弒自立當作代之質實○五月朔日食既質實日食既注

見漢惠帝七年

書法食既大變也是歲正德奔魏逃歸而侯景渡江之禍始此矣綱目書食既

十有二未有無其應者也

○冬十一月魏行正光曆

初魏世宗以玄始曆浸疎命更造新曆至是著作郎崔光取張龍祥等九家所上曆候驗得失合為質實魏世宗宣武帝一曆行之質實恪廟號世宗

梁西豐侯正德奔魏既而逃歸

初梁主養臨川王宏之子正德為子及太子統生正德還本賜爵西豐侯怏怏不滿意常

叛而復歸
又復其爵
傷于慈矣
正德他日
之逆謀梁
武成之也

蓄異謀是歲奔魏魏人待之甚薄正德逃歸梁主泣而誨之復其封爵

質實 西豐

縣名注見天監五年臨汝快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

發明

正德書奔魏書逃歸而不聞正其背父叛君之罪則梁主政刑之失為可知矣然正德之所以敢於如此者亦知梁主之必不殺已故也自是而後尤而效之

多矣亂階何自而弭乎
狃於為惡無所顧忌者

柔然王婆羅門叛魏魏討而執之

考異

討當作擊

柔然婆羅門叛魏亡歸嚙噠魏以平西長史費穆為行臺將兵討之柔然遁去穆曰戎狄

之性見敵即走乘虛復出若不使之破膽終恐疲於奔命乃簡精騎伏山谷以步兵之羸者為外營柔然果至奮擊破之

集覽

嚙噠即

婆羅門為涼州軍所擒送洛陽本大月氏種或曰高車別種都拔底延城蓋王舍也顏師古曰嚙噠本虜複姓因為國號後訛為悞怛耳嚙益涉反噠

書法

柔然未有書叛者此其書叛何已降也一字之權衡嚴矣

癸卯 梁普通四年 春二月柔然大饑魏遣使撫之

柔然大饑阿那瓌帥其眾入魏境求賑給魏以左丞元孚為行臺持節撫之將行表陳便

安邊

一盤岡

梁武帝普通四年

正編

正編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一 魏孝明帝正光四年

宜曰蠕蠕久來疆大今自亂亡宜因此時善思遠策昔漢宣之世呼韓款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出朔方因留衛助光武時亦使中郎將段彬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參察動靜今宜略依舊事借其閒地聽其田牧粗置官屬示相慰撫嚴戒邊兵因令防察使親不至矯詐疎不容反

集覽

呼韓款塞漢宣帝甘露二

年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

質實

漢宣之世呼韓款塞遣董忠等送出朔方事在

甘露二年光武時使中郎將段彬隨單于參察動靜事在建武二十六年

三月魏司空劉騰卒

書法

騰又黨也嘗幽太后矣書卒書官何譏失刑也

夏四月柔然王阿那瓌執魏使者犯魏邊魏發兵擊之不及而還

魏元孚持白虎幡勞阿那瓌於柔玄懷荒二鎮之間阿那瓌眾號三十萬陰有異志遂拘留孚引兵而南所過剽掠至平城乃聽孚還

有司奏孚辱命抵罪遣尚書令李崇僕射元纂帥騎十萬擊柔然阿那瓌聞之驅民北遁

崇追之三千餘里不及而還纂使參軍于謹追至郁對原前後十七戰屢破之謹性深沈有識量涉獵經史少時屏居閭里不求仕進

監綱目 卷三十一 梁武帝普通四年 正編

或勸之仕，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須待時來。纂聞而辟之，崇長史魏蘭根說。崇曰：昔緣邊初置諸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疆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號為府戶，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來族類，各居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為民，入仕次叙，一準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矣。崇為之奏，聞事寢不報。

集覽 肺腑注 見漢武

帝元朔六年 **質實** 唐高宗開耀元年 魏蘭根下曲

陽人

書法

婆羅門書叛書計阿那壞執魏使則曷為書擊之病魏也納所不宜納以自取侮魏亦不能無責矣書擊不書計所以示敵內事外者之貶也

魏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反

初元義既幽胡太后，常入直於魏主所居殿側，曲盡佞媚，帝寵信之。義出入恒令勇士持兵先後，時出休於千秋門外，施木欄楯，使腹心防守，以備竊發。其始執政，矯情自飾，時事得失，頗以關懷。既得志，遂驕愎貪吝，嗜酒好色，與奪任情，紀綱壞亂。父京兆王繼，尤貪縱受賂遺，請屬有司，莫敢違者。牧守令長，率皆貧汗之人，由是百姓困窮，人人思亂。未幾沃

野鎮民破六韓拔陵聚眾反殺鎮將諸鎮華夷之民往往響應拔陵南侵遣衛可孤攻圍武川懷朔二鎮尖山賀拔度拔及其三子允勝岳皆有材勇懷朔鎮將楊鈞擢度拔為統軍三子為軍主以拒之

集覽

欄楯楯豎尹反欄楯也王逸曰縱曰欄橫曰楯楯間

質實

紀綱注見宋營

子曰櫺欄楯殿上臨邊之飾亦以防人墜墮今階際木构欄是破六韓拔陵破六韓虜三字姓拔陵名也拔蒲撥反賀拔度拔賀拔虜複姓度拔其名

書法

元魏之亂始此

發明

綱目書元義殺清河王懌幽太后於其前書殺將軍奚康生以宦者為司空於其次今又大書破六韓拔陵反於其上而分注載義其始執政矯情自飾既得志遂驕復貪縱與奪任情以致召亂之實於其下則魏氏之亡實自此始詳而書之蓋欲使後人參考而得之其為世戒豈不深切而著明也哉

冬魏司徒崔光卒

光寬和樂善終日怡怡未嘗忿恚于忠元義用事皆尊敬之事多咨決而不能救裴郭清

河之死時人比之張禹胡廣且死薦賈思伯為侍講帝從思伯受春秋思伯傾身下士或問曰公何以能不驕思伯曰衰至

集覽

裴郭清河

便驕何常之有當世以為雅談于忠用事裴植郭祚皆以無罪賜死

質實

統一

元義用事清河王懌濫以謀叛見誅志云張禹河內軹人明習經學仕漢為博士元帝朝授太子論語成帝即位尊為師傅與鄭寬中說書金華殿累遷光祿大夫代王商為丞相封安昌侯先儒謂其阿諛王氏以啓篡逆之禍西漢之衰其以禹也胡廣注見晉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

十一月朔日食○十二月梁鑄鐵錢

梁初唯揚荆郢江湘梁益用錢交廣用金銀餘州雜以穀帛交易後鑄五銖錢而民間私用古錢禁之不能止乃議罷銅錢鑄鐵錢

質實

交廣二州名注見晉武帝太康元年

書法

梁世書鑄錢者再是年丁丑年書鑄鐵錢譏也書鑄鐵錢始此終綱目書

鑄鐵錢二五代乙酉年楚

甲 梁普通五年 春三月魏遣臨淮王彧督諸軍

討拔陵夏四月高平敕勒胡琛反拔陵陷武川

袁朔鎮五月彧兵敗績魏復遣都督李崇討之

魏以臨淮王彧討破六韓拔陵四月高平鎮
敕勒會長胡琛反攻高平鎮以應拔陵魏將
盧祖遷擊破之琛北走衛可孤攻懷朔鎮經
年外援不至楊鈞使賀拔勝詣臨淮王彧告
急勝募敢死少年十餘騎夜伺隙潰圍出賊
追及之勝曰我賀拔破胡也賊不敢逼勝見
或說之曰懷朔被圍旦夕淪陷大王今頓兵
不進懷朔若陷則武川亦危賊之銳氣百倍
雖有良平不能為大王計矣或許為出師勝
還復突圍而入鈞復遣勝出覘武川武川已
陷勝馳還懷朔亦潰勝父子俱為可孤所虜
五月彧與拔陵戰於五原兵敗賊勢日盛魏
主引羣臣問計尚書元修義請遣重臣督軍
鎮恒朔以捍寇魏主曰去歲李崇求改鎮為

州開鎮戶非冀之心致有今日之患然崇貴
戚重望器識英敏意欲還遣崇行何如羣臣
皆以為然乃加崇使持節北討大都督命將
軍崔暹廣安王深皆受節度司馬公曰李崇
之表所以銷禍於未萌制勝於無形魏肅宗
既不能用及亂生之日曾無愧謝之言乃更
以為崇罪彼不明〔曆〕臨淮郡名注見新莽
之君烏可與謀哉〔曆〕天鳳四年高平鎮注
見漢光武建武六年良平謂漢之張良陳平
五原郡名注見漢宣帝甘露二年恒朔二州
名恒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朔注見漢
高帝六年馬邑〔崔暹〕博陵安平人洪之後〔廣
安國名注見漢獻
帝建安三年東城

魏秦州莫折大提反陷高平大提死子念生代

領其衆魏遣兵討之

魏自破六韓拔陵反二夏幽涼寇盜蜂起秦州刺史李彥殘虐城內薛珍等殺之推其黨莫折大提爲秦王魏遣雍州刺史元志討之南秦州人亦殺刺史崔遊以城應大提大提遣其黨襲高平克之殺鎮將行臺大提尋卒子念生自稱天子魏遣尚書元脩義爲西道行臺帥諸將討之

集覽

二夏時又有東夏州故曰二夏莫折大提莫折關西複姓

也大提其名

質實

幽涼二州名幽注見漢桓帝延熙五年涼注見唐中宗景龍二

年蜂起注見唐僖宗乾符元年南秦州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下辨

秋七月魏將軍崔暹討拔陵戰于白道敗績

崔暹違李崇節度與拔陵戰于白道大敗拔陵并力攻崇崇力戰不能禦引還雲中廣陽王深上言先朝都平城以北邊爲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非唯不廢仕宦乃更獨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爲之太和中李冲用事涼州士人悉免廝役帝在門仍防邊戍本鎮驅使遂隔清途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爲伍又以或多逃逸乃峻邊兵之格鎮人不聽浮遊在外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爲匪人言之流

元深此疏與魏蘭根之說俱極

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乃出為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為之指蹤。政以賄立。邊人無不切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發奔。命追之。十五萬眾。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之。遂輕中國。李崇求改鎮為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拔陵為亂。此段之舉。指望銷平。而崔暹隻輪不返。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書奏不省。詔徵崔暹。繫廷尉。暹賂元叉。卒得不坐。

集覽

解體注見漢桓帝延熹二年

質實

白道疑是地名。未詳處所。唯大同府

大同縣有白道泉。相傳即飲馬長城窟處。未知是否。雲中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廣陽縣

名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太和魏文帝年號。定鼎伊洛。定鼎注見天監二年。伊洛注見漢

高后三年。沙漠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

莫折念生寇東益州不克

莫折念生遣其都督楊伯年等攻仇鳩河池。二戍東益州刺史魏子建擊破之。東益州本氏王楊紹先之國。將佐以城民勁勇。二秦反者皆其族類。請收其器械。子建曰。城民數經召而慰諭之。既而漸分其父兄弟。外戍諸郡。內外相顧。卒無叛者。

集覽

二秦時又有南秦州。故曰二秦。

質實

河池注



兗中大通
六年南岐

八月梁徐州刺史成景儁拔魏僮城

質實

注見徐州

秦始皇二十八年僮城未詳處所唯劉宋時置有僮縣屬南彭城郡卽漢之厚丘縣地梁屬僮陽郡東魏改爲沐陽郡仍於郡東置懷文縣後周改縣曰沐陽隋屬海州唐總章初屬泗州後復屬海州宋南渡沒于金尋復歸宋屬海州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淮安府未知是否明者

○魏都督元志討莫折念生戰于隴口敗績

兵

其勢在於疾攻遲則人情雜沮故高壁深壘者王師全制之策也但天下久泰人不曉兵奔利不相待逃難不相顧將無法令士非教習不思長久之計各有輕敵之心如今隴東不守汧軍敗散則兩秦遂疆三輔危弱國之右臂於斯廢矣宜勒大將堅壁勿戰別命偏裨帥精兵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羣妖自散矣以苗爲統軍與別將淳于誕俱出梁益未至莫折念生遣其弟天

集覽

爲岐隴地春秋秦文公都焉魏爲隴川有唐改汧陽郡復爲隴州在隴山西山又在鳳翔西其山至高士人歌云隴頭流水鳴

梁武帝普通五年

建武六年三輔注見漢武帝征和元年岐注見周顯王八年

質實隴山名注見漢

光武建武八年又

魏改鎮為州

東西兩部敕勒皆叛魏附於拔陵魏主始思李崇元深之言詔諸州鎮軍實非有罪配隸者皆免為民改鎮為州

魏之爾朱榮初見

魏秀容人乞伏莫干等反酋長爾朱榮討平之

集覽秀容注見晉安帝隆安二年爾朱爾通作尔注同上年

爾朱經營之志見矣

榮羽健之亥孫也御衆嚴整時四方兵起榮陰散其畜牧資財招合驍勇結納豪傑於是侯景司馬子如賈顯度段榮竇泰皆往依之

質實段榮姑臧人信之孫

九月梁取魏睢陵荆山襲壽陽不克

成景儁拔魏睢陵趙景悅圍荆山裴邃帥騎三千襲壽陽夜斬關而入克其外郭魏揚州刺史長孫稚禦之一日九戰後軍失道不至遂引兵還別將擊魏淮陽魏使行臺酈道元都河間王琛救壽陽安樂王鑒救淮陽梁兵敗績

質實睢陵縣名注見宋明帝泰

始三年一統志云荆山城名在鳳陽府鍾離縣西八十三里梁魏戰爭時築淮陽縣名



注見宋明帝泰始三年[酈道元]涿郡人[河間]國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安樂]郡名注同

亂刺史宋穎以吐谷渾討平之

魏涼州幢帥于菩提執刺史宋穎據州反穎密求救於吐谷渾伏連籌自將救涼州于菩提棄城走追斬之城
民復推穎為刺史
置將百人為幢幢置帥吐谷渾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

集覽

幢帥柔然亦立軍法以千人為軍軍

冬十月梁取魏建陵曲木琅邪等城

裴邃攻魏建陵城克之拔曲木將軍彭寶孫拔琅邪檀丘裴邃拔狄城甃城進屯黎漿魏東海太守以司吾城降將軍曹世宗拔曲陽秦墟魏守將多棄城走
[建陵]漢之縣名屬臨淮郡後廢之故城在淮安府沐陽縣西北一百里建陵山下[曲木]城名未詳處所[琅邪]城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五年[狄城]注見秦二世元年[甃城]未詳處所[黎漿]地名未詳處所[東海]郡名注見秦二世二年[郡]司吾城未詳處所[曲陽]秦之縣名漢屬九[郡]故城在鳳陽府定遠縣西北九十五里又有西曲陽故城在壽州東北八十三里
晉縣
淮南郡



營州人就德興反魏遣兵討之不克 **質實** 統一

志云營州後魏所置本漢河間國武遂縣地隋

改遂城緣唐屬易州五代周克三關此繫鴈門

關衝宋置廣信軍金改遂州尋廢元省縣復

置遂城本朝省入安肅縣故址在保定府安

肅縣西二十五里

○胡琛寇魏幽夏北華三州魏遣兵

討之 **質實** 幽州注見漢桓帝延熙五年夏州注見漢

獻帝建安十七年鄜 ○魏朔方胡反夏州刺史源子雍討

平之 **考異** 討當作擊

魏朔方胡反圍夏州刺史源子雍城中食盡

衆無二心子雍欲自出求糧留其子延伯守

統萬將佐皆曰不若父子俱去子雍泣曰吾

世荷國恩當畢命此城但無食可守故欲往

東州爲諸軍營數月之食若幸而得之保全

必矣乃帥羸弱詣東夏州運糧延伯與將佐

哭而送之行數日爲胡帥曹阿各拔所擒子

雍潛遣人齎書敕城中努力固守延伯曰吾

凶未可知方寸焦爛但奉命守城所爲

不敢以私害公諸君幸得此心於是衆

感其義莫不奮厲子雍雖被擒胡人常以民

禮事之子雍爲陳禍福賊衆遂降子雍見行

臺北海王顥具陳諸賊可滅之狀顥使爲先

驅時東夏闔境皆反子雍轉鬪而前九旬之

鬼于雍 忠義

凡數十戰遂平東夏州徵稅粟以饋統黃一夏由是獲全子雍懷之子也**集覽**

統崇城名在朔州郡北注見晉恭**質實**一統

帝益元年顯下老反北海王名**質實**志云

翟國東漢時郡邑俱廢晉陷于戎後魏

以為統萬鎮未幾置金明郡又改東夏州後

改為延州取延水為名隋初仍為州大業初

改延安郡唐初復為延州天寶初改延安郡

乾元初復為延州五代梁置忠義軍節度後

唐改彰武軍宋初仍為延州屬鄜延路元祐

中陞為延安府金仍舊元改延安路本朝

復改延安府隸陝西道東夏州注見統萬

鎮北海郡名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青州

魏以費穆為朔州刺史

魏廣陽王深上言今六鎮盡叛高車二部亦與之同以此疲兵擊之必無勝理不若選練精兵守恒州諸要更為後圖遂與李崇引兵還平城崇謂諸將曰雲中者白道之衝賊之咽喉若此地不全則并肆危矣當留一人鎮之誰可者眾舉費穆崇乃請穆為朔州刺史

賀拔度拔父子及宇文肱糾合鄉里豪傑襲衛孤殺之度拔尋與鐵勒戰死肱逸豆歸

集覽鐵勒注見宋文帝**質實**并肆二

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肆注

元晉孝武帝太元九年新興

北討都督李崇免

以致生亂 反免其 交政可

李崇引祖瑩為長史、廣陽王深奏瑩詐增首級、深遂專軍政、瑩坐除名、崇亦免官、削爵徵還、

十一月莫折念生遣其弟天生陷魏岐州殺都

督元志岐州注見周顯王八年蜀賊寇魏雍州討

平之質實雍州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

十二月梁復取質實三關圍魏郢州不克質實三關注見天監八年郢州注見太清二年

義陽魏汾州胡反質實汾州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河

秦州平

魏魏子建招諭南秦諸氏稍稍降附遂復六郡十二戍魏以子建為行臺梁巴秦益皆受節質實南秦州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下辨梁巴秦益四州名梁注見周質實四年漢中巴注見天監四年秦注見漢建武元年天水益注見晉武帝泰始八

以散騎常侍朱异掌機政



定歲周捨坐事免朱异代掌機密軍旅謀議
鎮改易朝儀詔敕皆典之异多藝能精力

質實 朱异錢塘人

法 掌機政何譏也何譏國家機密凡腹
心大臣皆與知焉梁之禍朱异力也

故謹志之

發明 掌機政未有書而此書之者
所以志其蔽主亡國之端也

乙梁普通六年 春正月梁取魏南鄉郡及馬圈

等城 **質實** 南鄉郡注見晉穆帝永和
十年馬圈城未詳處所 ○魏徐州

刺史元法僧反魏發兵討之遂降梁 **質實** 徐州注見

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

法僧素附元义見义驕恣恐及禍謂中書舍
人張文伯曰吾欲與汝去危就安能從我乎

文伯曰我寧死見文陵松柏安能去忠義而
從叛逆乎法僧殺之遂殺行臺高諒稱帝改

發兵擊之法僧乃遣其子景仲降梁長
顯和舉兵與戰法僧擒之執其手慰諭

和曰翁以地叛獨不畏良史乎我寧為
不能為叛臣法僧殺之梁以元略為大

督與將軍陳慶 **質實** 文陵魏宣武帝之墓
也陳慶之義興國山



人

魏孝明帝孝昌元年

蕭寶寅都督崔延伯討莫折天生敗之

隴東皆平

莫折天生軍於黑水，魏以崔延伯為都督討之。與行臺蕭寶寅軍於馬嵬，延伯素驍勇，寶寅趣之使戰。延伯曰：「明晨為公參賊勇怯，乃選精兵數千，西度黑水，直抵天生營下。徐引兵還，天生開營爭逐之，其眾十倍，感延伯於水次，寶寅望之失色。」延伯自為後殿，不與之戰，使其眾先度，部伍嚴整，天生兵不敢擊。寶寅喜曰：「崔君之勇，關張不如。」延伯曰：「此賊非

資

老奴敵也。明公但安坐觀，老奴破之，乃勒兵出戰，身先士卒，陷其前鋒，將士盡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至小隴。岐雍及隴東皆平，將士稽留採掠，天生遂塞隴道。由是諸軍不能前進，寶寅破宛川，俘其民，以美女十人賞岐州刺史魏蘭根。蘭根辭曰：「此縣介於疆寇，不能自立，故附從以救死。官軍之至，宜矜而撫之，奈何助賊為虐，剪以為賤役乎？悉

其父兄

集覽

馬嵬地名在咸陽西輿地記云馬嵬坡在京兆興平縣西

三里嵬吾回反宛川即岐州陳倉縣後

曰宛川宛音鴛按岐州漢扶風郡也今
 馬翔黑水莫詳處所按一統志唯漢中
 府是

質實

梁武帝普通六年
 正編

明者詳察之馬嵬坡名在西安府興平縣西

一十五里即唐楊貴妃葬處後殿注見漢昭

武二年關張謂關羽張飛乃蜀漢之猛

隴州西巖嶂高險不通軌轍漢張衡詩我

隴今在漢陽欲往從之隴坂長即此宛川

縣名注見漢安帝

元初四年陳倉

梁裴邃敗魏師于壽陽

梁裴邃拔魏新蔡郡梁主詔西昌侯淵藻將
衆前驅豫章王綜與諸將繼進邃拔鄭城汝
潁之間所在響應魏河間王琛等憚邃威名
軍於城父累月不進魏朝遣使賁齋庫刀以

趣之琛至壽陽欲決戰長孫稚以為未可不

聽引兵出擊邃為四甄以待之使將軍李祖

憐先挑戰而偽退稚琛悉衆追之四甄競發

魏師大敗斬首萬餘級琛走入城稚勒兵而

殿遂閉門自

固不敢復出

是後昭侯徙州來以州來為下蔡在淮南今

新蔡縣是鄭城周初封管叔鮮於此春秋為

集覽

新蔡古蔡國周武王弟叔

度所封在汝南今上蔡縣

之莘邑秦屬三川郡漢屬河南今汴梁

是齋庫刀未詳或曰即齋斧之說按韻

下注易資斧子夏作齋斧虞云齊當

齋戒入廟而受斧也漢儀注有若盧獄

主治庫兵將相大臣齊武帝永明十年齋

庫失火四甄甄居延反軍號也晉周訪討杜

百使將軍李恒督左正誤齋庫刀今按齋庫

此許朝督右甄卽此謂齋仗兵仗之精利貯于齋刀謂齋庫中之刀

宣帝甘露二年西昌縣名注見天監四年胡三省註謂千牛刀也質實新蔡

鄭城卽周管叔鮮所封之國秦屬三川郡漢屬河南郡東漢分置滎陽郡後魏爲東恒

農郡東魏置廣武郡後周置滎州後改爲鄭州隋於管城縣置管州後改爲鄭州尋爲滎

陽郡唐初於武牢置鄭州貞觀中移治管城天寶初又改爲滎陽郡乾元初復爲鄭州宋

置奉寧軍金復爲鄭州元因之本朝以管城縣省入屬開封府汝潁二水名注見漢成

帝綏和二年城父縣名注見秦王政二十二年挑戰注見漢王邦四年

魏討徐州不克梁以元法僧爲司空

魏安樂王鑒將兵討元法僧擊元略於彭城南略大敗鑒不設備法僧出擊大破之梁以

法僧爲司空封始安郡公魏復質實彭城郡

遣安豐王延明臨淮王彧擊之質實名注見

皇二十八年始安郡注見秦始皇三十安豐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七年臨淮

月魏元義解領軍

鳳四年見新梁武帝普通六年

魏劉騰既卒，胡后及魏主左右防衛微緩，元

人亦自寬，時出遊不返。太后知之，對魏主謂

曰：「今隔絕我母子，不聽往來，復何用我？」

乃宿於嘉福殿，遂與太后密謀黜義。然

魏主深匿形迹，太后有忿恚言，皆以告義。義

殊不以爲疑。於是二宮無復禁礙，丞相高陽

王雍雖位居義上，而深畏憚之。會太后與魏

主遊洛水，雍邀二宮幸其第，相與定圖。義之

計於是，太后謂義曰：「元郎若忠於朝廷，無反

心，何故不去領軍？以餘官輔政，義甚懼，乃求

解領軍許之。

母之天
性復還

法僧等還建康

至建康，梁主寵待甚厚，元心其爲人，與之言，未嘗笑。

○夏四月，魏太后復臨朝，誅其尚書

○夏四月，魏太后復臨朝，誅其尚書

書法

特筆也。領軍解而義之伏誅決矣。是故霍氏之將誅也，先書罷其屯兵。漢

宣帝地節三年，元義之將誅也，先書解領軍。是年皆特筆也。

二月，梁遣豫章王綜總督衆軍，攝徐州事。召元

以元順為侍中鄭儼徐紇李神軌為中

解兵權猶總內外侍中穆紹勸太后速
潘嬪有寵於魏主宦官說之云元欲害
嬪嬪泣訴於魏主曰元非獨欲殺妾又將不
利今陛下魏主信之因元出宿解元侍中明
旦將入宮門者不納太后遂復臨朝攝政詔
削劉騰官爵除元名為民清河國郎中令韓
子熙上書為清河王懌訟冤乞誅元等太后
命發騰墓散其骨籍沒家貲盡殺其養子侯
剛亦坐黜尋卒於家唯元以妹夫故未忍誅
先是黃門侍郎元順以剛直忤元意出為齊

州刺史太后徵還為侍中侍坐於太后順曰
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不正元元之罪使天
下不得伸其怨憤太后嘿然順澄之子也未
幾有告元謀誘六鎮降戶反於定州太后猶
未忍殺羣臣固執不已魏主亦以為言乃賜
死江陽王繼廢於家病卒太后頗事妝飾
數日去珠玉衣不文彩陛下母臨天下年垂
八十首飾過甚何以儀刑後世太后慚而還
不顧責之曰千里相徵豈欲眾中見辱邪順
舍下不畏天下之笑而耻臣之一言乎順
紹同直醉入其寢紹擁被而起正色讓
元進用何宜相排突也遂謝事還家詔諭

人之乃起初鄭儼為胡國珍參軍私得幸於
太后至是拜中書舍人領嘗食典御晝夜禁
休沐太后常遣宦者隨之儼見其妻唯
家事徐紇先以諂事趙脩坐徙抱竿後
清河王懌懌死復諂事元義太后以
懌所厚亦召為中書舍人紇又諂事鄭
儼儼以紇有智數仗以為謀主紇以儼有內
寵傾身承接共相表裏勢傾內外號為徐鄭
儼累遷至中書令紇累遷至給事黃門侍郎
仍領舍人總攝中書門下之事軍國詔令莫
不由之紇有機辯彊力終日治事略無休息
不以為勞時有急詔令數吏執筆人別占之
造次俱成不失事理然無經國大體專好小
數見人矯為恭謹遠近輻輳附之神執亦得

幸於太后亦領中書舍人嘗求婚於散騎常
侍盧義僖義僖不許侍郎王誦謂曰昔人不
以一女易眾男卿豈易之邪義僖曰所以不
從正為此耳從之恐禍大而速誦乃堅握義
僖手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女遂適他族
婚夕太后遣中使宣敕停之內外惶怖義僖
夷身自若若義僖
雙世之孫也

集覽

亟連亟去吏反數也連
同也抱竿注見漢靈帝

元年人別占之所草詔文其事理人各
尚漢雋注占章艷反隱度其辭口以授人
占不以一女易眾男易婚卦女壯勿用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王弼注施之於
八即女遇男也一女而遇五男為壯至甚故
不可取也晉樂廣曰不以五男易一女即此



戎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詩揚之水卒章文也

卒章之正誤不以一女易眾男今按王

詩李神軌為婚神軌方有勢或為所害則

及家族眾男故云一女易眾男晉書樂廣

傳成都王穎廣之壻也穎與長沙王又構難

或廣於義廣曰豈以五男易一女蓋廣有

五男一女質實齊州注見漢景帝三年濟南

郎穎妃也質實定州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

年中山江陽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九年

輻輳注見漢文帝六年中使注見唐玄宗開

元十

五年

胡琛遣其將万俟醜奴寇魏涇州崔延伯討之

敗死

胡琛據高平遣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寇魏

州將軍盧祖遷伊穉生討之不克蕭寶寅

定軍威甚盛醜奴時以輕騎挑戰兵未交輒

委去伯恃勇乘勝擊之將戰有賊數百騎

詐降寶寅延伯未及閱視宿勤明達

與降賊腹背擊之延伯大敗寶寅退

賊平其數柵賊還擊之魏兵大敗延伯中

言賊弱以求悅媚將帥

集覽

方侯虜復

質實

益兵者往往不與

鎮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六年涇州注見

質實

夷陵縣名注見

服王三

沉深有思略為政寬明將吏愛而憚之及卒梁以夏侯亶代之

梁人圍小劔魏擊敗之

考異

小上漏魏字

梁益州刺史臨汝侯淵猷遣其將樊文熾蕭世澄等將兵圍魏長史和安於小劔魏益州

小虎死

刺史郗蚪遣統軍胡小虎救之文熾襲擒之使小虎說和安降小虎逢謂安曰我失備為賊擒觀其兵力殊不足言努力堅守魏行臺援兵已至語未終軍士殺之軍司淳于誕救小劔文熾置柵於龍鬚山以防歸路誕密募士夜燒其柵梁軍望見歸路絕皆恟懼誕擊之文熾大敗僅以身免

集覽

郗蚪姓虜世澄等十一將斬獲萬計

蚪

質實

臨汝縣名注見天監五年一統志云小劔山名在保寧府劔州

乃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糞金欲遠蜀蜀王負力而貪乃令五丁開道引之

因滅蜀大劔雖號天險徑路頗夷小劔則

銜石架閣有不容越
鬚山未詳出處

魏章王綜叛降魏魏師入彭城立綜為

陳王更名贊

初梁主納齊東昏侯寵姬吳淑媛七月而生
中多疑之淑媛寵衰怨望謂綜曰汝七
生兒安得比諸皇子然汝太子次第幸保
富貴勿泄也與綜相抱而泣綜由是自疑夜
於靜室披髮席橐私祭齊氏七廟微服至曲
阿拜齊太宗陵俗說割血瀝骨滲則為父子
遂潛發東昏侯冢并自殺一男試之皆驗而
是常懷異志專伺時變綜有勇力能手制奔

蕭贊其人

馬輕財好士屢求邊任梁主未之許常於內
齋布沙於地終日跣行足下生胝日能行三
百里又使通問於蕭寶寅謂之叔父人皆知
之而不敢言及在彭城魏臨淮王彧兵逼彭
城勝負久未決梁主慮綜敗沒敕引軍還綜
不復得至北邊乃密送降款於彧魏人皆
或募人入綜軍驗其虛實無敢行者
軍御史鹿念請行單騎徑趣彭城為綜軍
執問其來狀念曰臨淮王使我來欲有交
耳綜聞之謂成景儁等曰我常疑元略規
及城將驗其虛實故遣左右為略使入魏
呼彼一人今其人果來可遣人詐為略
疾在深室呼至戶外令人傳言謝之綜又
追腹心梁話迎念密以意狀語之乃引至一

所令一人自室中出為元略致意曰我昔相
欲聞鄉事晚來疾作不獲相見念曰早奉
冒冒險祇赴不得瞻見內懷反側遂辭退
遠於路復與梁話申固盟約綜遂與話夜
或軍及旦齋閣不開魏軍呼曰汝豫章王
已來在我軍中汝尚何為城中求王不
得軍遂大潰魏人入彭城乘勝追擊梁兵復
城至宿預而還將士死者什七八唯陳
之帥所部還梁主聞之驚駭有司奏削綜
爵土絕屬籍西豐侯正德志行不悛從綜北
伐棄軍輒還亦免官削爵尋皆赦之綜至洛
陽見魏主還就館為東昏侯舉哀服斬衰三
年拜司空封丹陽王更名贊綜長史江革司
馬祖暉之皆為魏所虜安豐王延明聞其才

士氣

名厚遇之革稱足疾不拜延明使暉之作歌
器銘革唾罵之延明令革作寺碑革辭延明
將筆之革厲色曰江革行年六十得死為幸
誓不為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給脫
衣三升僅全其生而已梁主密召夏
還使休兵合肥侯淮堰成復進
也橐禾稗也用橐為席者以示自貶也
罪者席橐飲水曲阿注見漢獻帝興平
足下生胝胝張尼反皮厚也白居易行
書眼欲暗秉筆手生胝史記夏禹手足胼
胝念姓名念音預暉之暉音况遠反又古
歌器歌丘奇反孔子家語曰孔子觀於
桓公廟有歌器焉夫子問於守廟者曰此
請何器對曰此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

集覽

上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
故嘗置諸坐側顧諸弟子曰試注水焉乃
之水滿而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
滿而不覆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
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
功方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
亦謂損之道也文子曰三皇五帝有勸
名侑厄注云欹器也晉書杜預傳曰
不復存形制遂絕預今創意造成奏上之荀
子宥坐篇曰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注云春
秋哀公三年桓宮僖官災公羊傳曰此皆毀
宗廟也孔子往觀之脫粟粟米
之麤穢者言僅脫去其殼也

質實

一統志云太宗

陵在鎮江府丹陽縣東二十四里東昏侯冢
在鎮江府丹陽縣東三十一里齊愍濟陰乘
氏人斬衰注見漢昭帝元平元年丹陽郡名
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金陵江革陳留考城
寓名丹徒夏侯亶譙郡人詳之子
縣名注見漢靈帝中平元年

梁主不務德而勤遠略招納叛臣又
使其子總師臨邊其子亦叛入敵境
其報效之速耶且夫統率大眾必銓擇
人才而用之烏可私其所愛而疑他人之
不可用乎卒之持叛之人乃其所愛之子
內日據事書之後之人欲私其子弟者可
以觀矣

鐵勒降魏魏廣陽王深擊拔陵破之降其

其

六韓拔陵圍魏廣陽王深於五原軍主賀
出戰賊稍退深拔軍向朔州勝常為殿
刺史費穆招撫離散四面拒敵時北境
沒唯雲中一城獨存久之援軍不至
俱盡穆棄城南奔爾朱榮於秀容于謹
言於深曰今寇盜蠡起未易專用武力勝也
謹請奉大王之威命諭以禍福庶幾可離許
之謹通諸國語乃單騎詣叛胡營見其酋長
開示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將
三萬餘戶詣深降深欲引兵迎之謹曰破六

是制盜勝
着

韓拔陵兵勢甚盛聞也列河等來降必引兵
邀之若先據險要未易敵也不若以也列河
餌之而伏兵以待之必可破也深從之拔陵
果引兵邀擊也列河盡俘其眾伏兵發拔陵
大敗復得也列河之眾而還柔然頭兵可汗
破六韓拔陵拔陵避柔然南徙渡河前
州北別立郡縣安置降戶隨宜賑賚息其
從詔分處之於冀定瀛三州
謂纂曰此輩復為乞活矣
集覽

姓纂云也
質實
廣陽郡名注見漢獻
帝興平二年五原郡

不見見漢宣帝甘露二年雲州注見秦王政
一年雲中冀州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定州

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瀛
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

柔玄鎮民杜洛周反于上谷魏遣兵

周反高歡蔡儁尉景段榮彭樂皆從
以常景為行臺與都督元譚討之

集覽

姓名也何氏

姓苑曰尉紆勿反

質實

上谷郡名注見
秦王政三年

冬十二月魏荆郢羣蠻叛魏討敗之梁取魏順

陽馬圈

考異

討當
作擊

魏方有事西北二荆西郢羣蠻皆反寇掠襄
城屯據險要道路不通引梁將曹義宗等圍
魏荆州魏更以臨淮王彧討魯陽蠻辛雄為
行臺左丞趣葉城別遣裴衍王巖自武關出
被荆州衍等未至彧軍已屯汝上州郡被蠻
爭來請救彧以處分道別不欲應之辛
士乘麾闖外見可而進何論別道彧恐
得失之責邀雄符下雄遂符彧令速赴
聞之果散走雄上疏曰凡人所以臨
觸白刃而不憚者一求榮名二貪重
刑罰四避禍難非此數者雖聖主不
六臣慈父不能厲其子矣明主深知其
古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疎貴賤勇怯賢愚
聞鐘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

場。豈歷久生而樂速死哉。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蠻左亂常。已歷數年。扞敗多勝少。跡其所由。皆不明賞罰。故雖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將士之勳。歷亡軍之卒。晏然在家。是故節士無所人無所畏。懾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肯盡力者也。陛下誠能號令必信。賞罰不省。曹義宗等取魏順陽馬圈。外見可而進。王謂臨淮王也。秉執也。麾大將之旗。所以指麾也。周書牧誓。王右秉白旄。以麾蔡氏。傳曰。旄軍中指麾白則見遠。麾非右手不能。故右秉白旄也。闔苦本反。亦曰闔音

集覽

王秉麾闔

魚列反。韋昭曰。按闔闔並門中樞也。門謂國門也。記玉藻。君入門介拂闔。注闔門中所豎短水也。漢馮唐傳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跪而推轂曰。闔以內寡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公羊傳。襄十九年。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闔。注云。禮兵不從中。御外臨事。制宜疏。法曰。闔外之事。將軍裁之。是也。凡為之法。必須臨事。制宜。謂專進退也。豈歷。鹽反。按韻會。歷亦作飽。足者平去聲。並通。正誤。豈歷久生。似歷音義。並質實。二荆謂荆州及東荆。同。厭。斲之厭。州也。荆注見周赧王十四年。穰。東荆注見齊武帝永寧五年。泚。陽西郢州名。注見太清二年。義陽。襄城郡名。注

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西平魯陽縣名注見

帝初平元年葉城注見周赧王七年應

兆霸城人武關注見周赧王四年汝

之上源出南陽府嵩縣分水嶺經流

扈澗長橋等水戴液團造溪東流入

隴二州名秦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

注見漢光武建武六年沂

名注見晉武帝永興二年

王綸有罪免官削爵土

編攝南徐州事肆行非法遨遊市里問賣鯁者曰刺史何如對言躁虐綸怒令吞鯁而死百姓惶駭道路以目嘗逢喪車奪孝子服而著之匍匐號叫籤帥以聞梁主責之綸不能

改於是遣代綸乃取一老公短瘦類梁主者加以袞冕置之高坐朝以為君自陳無罪就坐剥褫捶之於庭梁主恐其奔逸以禁兵取之將賜之死太子統流涕固諫乃免綸官削

鯁字通作鯁俗作鯁音市演反魚名

質黑文爾雅翼似蛇而無鱗體有

所寄託**剥褫**剥脫也褫敕紙反奪衣也

質實邵陵郡名注見晉武帝泰始十年南徐州注見宋文帝元

山胡劉蠡升反

年匍匐注見齊主寶卷永元

冤注見漢平帝元始五年

魏孝明帝孝昌元年

卷三十一

